

新馬文藝叢書

餐風飲露

漢素音著 李星可譯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80817392
HSY
MH009820

露飲風餐

著音素漢

譯可星李



陳
保
生

贈
捐

這本書的故事是虛構的，書中人物如果有與任何生者或死者相像的地方，那完全是偶然的巧合。祇有作者本人例外，她在若干章回裡有時是非現身說法不可的。

——作者

目錄

譯者序

第一章

迷失了自己

一一

第二章

幽冥的世界

二四

第三章

暴風雨下的陰魂

四五

第四章

裏邊的人

五九

第五章

這是甚麼城

七七

第六章

邁諾斯的審查

九五



譯者序

——漢素音其人及其作品——

二十年前，香港「大風」雜誌上連載了筆者幾篇歐洲通訊，報告抗戰初期旅居歐洲的中國人情形。其中有一段談到北京布魯塞爾的一位中國女學生，原文是這樣的：

「祖國消息」（我們當時在北京創辦的一種油印報紙）發行不到一個月，發行數量日在增加，工作人員逐漸增多，工作範圍也日在擴大，從消極的宣傳逐漸走到積極的行動。日本人的宣傳老早就大規模開始了，他們背後有有力量的政府，充份的金錢，有計劃的行動。我們這一批窮學生，沒有實力可以同他們對抗，但却有充足的勇氣和他們鬥爭。

外國的報章雜誌日本人可以利用金錢收買，我們沒有金錢和他們對抗，但是我們不放棄鬥爭；我們邀請同情我們的外國名流學者教授舉辦援華演講；投稿給外國的報紙刊物，他們不肯刊載，我們就不憚煩的打電話給他們或登門叩訪，直到弄得他們怕了麻煩

不得不讓步。正義感總是人各俱備的，金錢縱有收買的力量，理智的說服照樣也可以光復人們的良心。

在這裏，我應該記述一位後來加入「祖國消息」的女戰士。她姓周，是北京大學醫科的中國學生，她的母親是比國人，自己本是混血種。

在她初到比國時，許多中國同學不知因為什麼不大歡喜她。但在抗戰爆發以後，她加入「祖國消息」，她的努力以及工作成績却是沒有人不佩服的。

周小姐担任我們的對外聯絡和交際，外國文字的稿件也大多出自她的手筆。她的全部時間都花費在這種工作上，跟態度親日的外國報紙囉嗦麻煩更是這位小姐的拿手好戲。記得有一次，我們主辦一個援華講演會，就在講演會舉行的這一天，一家比國報紙突然刊行了一本數十頁的替日本宣傳的特刊，裏邊自然有不少污蔑中國的文字。

這位小姐幾次打電話抗議，繼之以登門叩訪，結果弄得那位報館編輯毫無辦法，終於發表了一篇替中國人講話的文章，標題就是：「一位中國小姐對我們說……」

比京大學快要開學的時候，比大學生會曾舉行開學前的全體大會，周小姐當場提議比國大學生應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提出抗議。經過一場熱烈的辯論，比大學生會決議要在開學後舉行一次示威，要儘可能做到愈有聲色愈好的宣傳作用。

在我停留在比國的時間，這個示威沒有舉行。但在我歸國途中，在船上却看到了船上的新聞電報說：九國公約簽字國在北京舉行會議，北京大學的學生果然在會場門外舉行了一次抗議日本侵華的大示威，結果還跟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衝突，發生了一件小小的流血事件，這便是我們那位無名女戰士的工作成績之一。

這位無名女戰士，便是我們現在這位鼎鼎大名的漢素音。我歸國參戰，由漢口輾轉撤退到重慶，無意間又在馬路上碰到她，那時候她也歸國了，原來是跟一位姓唐的留德學生結了婚，唐先生是四川成都人，兩人不久就返回成都原籍。我由重慶調往成都，也在成都街上碰見過她一次，不久以後我由成都調往越南海防，她也隨了丈夫到倫敦去，從此沒有機會再見過面，想不到二十年後却在這赤道線不遠的星加坡又「他鄉遇故知」了，真是一件巧事。

漢素音是她的筆名，有人譯作韓素英、唐光瑚、周光瑚，但我在北京認識她的時候，我記得她的中國名字是「周月賓」。據她自己說，漢素音這個筆名，原來是因為她發表第一部英文小說「到重慶去」的時候，她的丈夫唐葆芳在倫敦中國大使館工作，她自己也替重慶國際宣傳處工作，不便使用真名，所以臨時採用了這個假名。這個假名毫無意義，不過取其發音易讀而已，後來有人譯作「韓素英」，她自己喜歡譯作「漢素音」，因為這三個字的意義好

像是「中國之聲」，這正是她心嚮往之的一件工作。

她生在北京。她的母親是比國人，父親是一位早期留法學生，原籍四川，她家中姊妹三人，兄弟二人，她本人年紀最長。她的弟妹當中有一個我見過，那是她最小的妹妹。我在抗戰的最後兩年，在重慶法國新聞處工作，她這個妹妹剛好由北京逃來重慶，在法國新聞處打字，曾有同事之雅。

有一天，我在她這位小妹妹的地方看到了漢素英的第一部著作——「到重慶去」。了草的翻閱了一下，這部書沒有給我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

一幌十幾年過去了，我由越南而緬甸，由緬甸而印度，再由印度回國，出國，回到越南，做夢都不曾想到在越南一住三年，結果住不下來，又來到這赤道邊緣上的星加坡。

有一次，星加坡的筆會招待倫敦「笨拙」雜誌的總編輯，我在這一天的晚餐席上碰到了漢素英。這時的漢女士，由於「戀愛至上」這部小說搬上銀幕，已經是飲譽國際的女作家。

「你是中國人，你的小說怎麼沒有中文的譯本呢？」

「這件工作要等你來做了。」

我笑了笑，老實告訴她說：她的「戀愛至上」，像「到重慶去」一樣，對我不能引起十

分熱烈的興趣。

她說：「對了，我現在正完成了第三部作品，不久要在瑞典出版，假如你有興趣的話，將來的英文本或者法文本你可以看一看，這一本小說我相信你是願意把它譯成中文的。」

這次談話後差不多過了一年，我終於見到了漢素音第三部小說的英文本：「……And the rain my drink」。先睹爲快，我馬上買來把它一口氣讀完，覺得戰後以來這是描寫馬來亞風光的第一部奇書。

就內容來說，漢素音這部書中所描寫的馬來亞，還是戰後初期的馬來亞，可是，雖然如此，這仍然是一部最有價值的著作。這部書的價值不在於它所提供的史料，而是在於它的文筆：漢素音女士的文筆最長於寫景，也最長於人物的刻劃，她的觀察犀利，事與人的描寫都能傾其注意於環境性格的矛盾衝突，而不自困於主觀成見的小我天地中。像這樣的寫作，男作家中已經難得，就是在漢素音本人的著作中，這一部新著也與她以前的作品幾乎判若兩人。我相信，這部小說絕少有搬上銀幕的機會，至少是在目前，但比較起來那部業已搬上銀幕的「戀愛至上」，我更喜歡她這部新著。

我決定嘗試把它譯成中文。一生從事翻譯，對於這一類工作，我早已開始厭倦，所以雖然有了這個意思，可是終於遲遲沒有動筆。筆會的朋友聽說我有這個意思，爲了鼓勵，特別

在他們已甚有限的基金中撥了一筆特別獎金，贊助我提早開始這一項工作，這樣的厚誼隆情真是難於推却的。

翻譯漢素音女士的作品，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錯，我從事她這本新著的翻譯，有不少比較有利的條件：第一、這是一本描寫馬來亞的書，而我剛好也正在馬來亞。其次，這本書已經有不少國文字的譯本，而我自己並不只懂得一兩種語言，至少，我可以有參照英法文本的便利。最後，作者本人是我多年的朋友，我對於她的性格筆調都有相當的稔識，而且她本人也正在這裏，需要請教商量，沒有人能再比我方便。

可是，我試了試，仍舊是覺得它難譯，理由是：漢素音女士這本書，畢竟是寫給歐美讀者的，要想把她這本書翻譯得同樣能適合中文讀者的胃口，這需要比我本事更大的天才。其次，作者的筆調十分簡潔新穎，像這樣的風格，在世界的尺度上已經不多，在中文裏尤其少見，如果意譯，那將是使原作精神全失，如果直譯，恐怕大多數想要欣賞它的人要不期然而然的望而却步了。

我遲疑了很久，終於預備將初步完成的底稿供獻於讀者面前了，對於自己譯筆的拙劣，我應該向原作者、讀者、以及期望甚高的星加坡筆會，深致歉意。但是，唯一可告白慰之處

是，這個譯本雖然並不能令人完全滿意，但它確非馬虎從事，了草敷衍的急就章，做爲拋磚引玉的嘗試，未來的改善是可以冀諸我的後來的。

我的翻譯，是根據漢素音女士的英文原本，並參考第一版的法文譯本，有的地方是直接請教作者本人的。譬如書名，我踟躕久之找不到適當的題目，「餐風飲露」這四個字是原作者自己選用的，我在這裏聲明不敢掠美。

原書中各章的分題，除了第四章（「裏邊的人」），都是從但丁「神曲」的「地獄篇」中引用的。但丁這本書，我在星加坡只找到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的朱維基譯本。我本來想完全用這本中譯本的原來詞句，可是原文有的太長，簡直不適宜於作章回的題目，無已，只好參照原文，酌予編改。爲了便於讀者參考，現在把各回題目的引據詳列如后：

漢書章回

第一章 迷失了自己

第二章 幽冥的世界

第三章 暴風雨下的陰魂

第五章 這是什麼城

朱譯地獄篇章回及頁數

第廿五歌，一〇七頁

第九歌，廿六頁

第五歌，卅六頁

第卅一歌，二二四頁

第六章 邁諾斯的審查

第七章 有角小毒蛇

第八章 無葉，可是有刺

第九章 滿是岩石的地方

第十章 蟻卵的變形

第十一章 既非二又非一

第十二章 命運之神的球體

第十三章 再見到繁多的星

(「地獄篇」的末句)

第五歌，卅五頁

第九歌，六四頁

第十三歌，九十頁

第十八歌，一二六頁

第十九歌，二一一頁

第廿五歌，一七九頁

第七歌，五三頁

第卅四歌，二五三頁

最後，我應該聲明：讀者現在所見到的這個中譯本，只是初譯，舛錯遺漏，希望高明讀者指正，謹先致謝。

李星可 一九五七年九月，於星洲。

餐



露



第一章 迷失了自己

孔雀張着那藍綠相間棕櫚葉形的金翎尾巴，像慧星一樣跑過柏油路去，在圍繞着蘇丹動物園的鐵絲網邊，伸着那溫順的尖頭，徘徊，躊躇，擺搖。長着圓葉子的鬱金香樹，光滑滑的，樹頂離地有四十尺高，聳入白色的天空，長着一叢一叢紅得像罌粟花的鬱金香。蘇丹花園的荷花池中，胆小的黑鱗魚在那裏停滯不動，池中央立着一尊張弓射箭的銅天神像。兩頭可愛的粗毛小馬，在花園中漫步着，敏感的提高蹄子走過那多刺的野草地，去吃那大法官官邸的細草，大法官的官邸懸着一塊「閑人莫入」的白色英文牌示，有一間狹而暗沒有門的黃屋，裏面陳列着觀衆題名簿。大法官自己正向動物園的路上走去，臂上掛着一根手杖，臉上有意的帶着一付傳教士的神情，白種人們，就是他們優閒自得的時候，也是忘不了這一種表情裝飾的。他的白短褲口袋裏帶了一粒雞蛋，是爲了餵那關在籠裏無聊而生氣的印度蒙哥。除了大法官，大家都忘了這喉嚨發着暗啞的咆哮聲的瘦長小動物，因爲正有三頭金黃色小虎跟着他們那兩頭狗媽媽在籠裏跳來跳去（他們自己的媽媽死了，狗媽媽是他們的母親），狗媽媽的肚皮紅紅的，奶很多；這兩位瘦而黑的忠實母親，慈祥的向着她們那壯碩的

金孩兒尖叫着。籠子不高，籠外的孩子們正在往欄杆上爬，掛着萊加照相機的人們，鏡頭對着這幾頭起伏不定的光亮可愛的小東西左照右照，頭頂上是曝得難過的近午時分馬來亞太陽。

馬來亞風光到處皆是：那清真寺，有三個圓頂，是維多利亞式的建築，照在相片上，距離對的好，再加上偽製的月光（一種特製的紅色濾光鏡可以把牆壁照成乳白的月光顏色），永遠比實物更美麗。最高的圓頂上架着一架四個喇叭的黑色擴音機，隆隆突出頂上，每逢星期五要一天響上五次；報時刻的人對着麥可風祈禱阿拉上帝。矯健的馬來亞人，騎在他們那輕快的腳踏車上，輕快的走向清真寺的門檻，那門檻只有兩旁的門柱，既沒有門，也沒有門。到寺裏去的人都是男人，頭上戴着黑色的絨製圓形小帽，叫做「桑高」，有的戴着白色挖花的「哈赤」，這是到過麥加朝聖的聖潔徽誌。他們上身穿着的寬大襯衫，被風吹得鼓脹着，是淺玉色的，肉桂色的，還有蘋果綠的；他們的沙籠圍裙是大方格的，粉紅色的，藍色的，紫色的，金色的，葡萄灰的，硃紅的，還有橙黃的；白褲的褲腳垂到裸露着的踝骨，底下一雙赤足穿着皮鞋，有黑的，有黃的，有深紫的，有淺灰的。

小孩子們，手牽着手，像一串鮮花，笑哈哈的，走向教堂，是長長幾條粉、黃、綠的絲衫在路上走着。一條發臭的水草很多的小河溝，裏面遊着發亮的小銀魚，魚身閃動的時候，水上是一團一團的珊瑚點，溝上有一道橋，橋旁邊的窪地上是那座聲音嘈雜的監獄，監獄的

牆頭遍插着破碎的玻璃片。爵士音樂整天的響着：「玫瑰，玫瑰，我愛你。」這一首上海舞廳裏的歌曲，從前是由一個十八歲歌女的清脆喉嚨唱出來的，現在在馬尼刺可以聽到用西班牙文唱，在東京用日文唱，在馬來亞有六種不同語文的翻譯。

再回到路上，那藍而發灰，熱得發朦的柏油路，兩旁邊都是樹林，由一隊塔米爾婦女隨時砍伐着不使樹林逼近路旁。這些女人的臉孔像磨光了的花梨木，鑲嵌着螺鈿與烏木的眼睛。她們抵禦着，斬殺着那粗獷的野草，野草便是另一生物的世界——植物的宇宙——的先驅。從頭上到脚下，她們赤着臂揮動着鐮刀，割斷了的碎草像頭髮一樣溫柔的飛上去，又飄散下來。

我眼前的這些女人，悠然自得的像晚霞中漫步的羊群，裹着鮮紅的、天藍的、赭石的、碧綠的、廉價的衣服，那些顏色在馬來亞的陽光之下很快就將褪去。她們的耳朵像是張開的洞眼周圍圍着一串皮肉，垂到肩上，配着沉重的金耳環，這就是她們多年的儲蓄，把她們那柔軟的耳垂墜成一個人皮的圓圈，隨着她們手裏揮動的鐮刀上下左右擺動。

在旁邊看着的大樹，太高了也太粗了，葉子生得太密，太多，太大——又厚，又多汁，灰而發綠——矗立在路的兩旁，引人注目。瘦長的椰子樹覆載着壘壘的菓實。幾年以後，我將始終不能遺忘我這初來時的不習慣的感覺：長年綠色無邊，單調惱人，發芽，茁壯，長育，

含苞，週而復始，無盡無休，紅沙土地上的每一角落都是一片鬱葱，山上巖間隨處都被結子生葉的綠氈掩蓋着。一個馬來亞的城市中心區，是光禿禿的街道與紅頂的花園洋房，白色的粉牆與修整了爲了配合街道的樹木，這是從森林裏開闢出來的空地，而且很容易又變成森林。

這是敵人，巨人之國，生物界的第二帝國，它的唯一生存目標便是隨風長，垂死的復活，新生的萌芽；無盡無休的綠葉席捲一切，無邊無垠的綠色千篇一律；腐爛了又蔓延開，萌芽了新的生命；永遠沒有冬天清除它們，永遠沒有死亡使它們變僵；永遠也沒有春天的復活。春夏秋冬的週而復始調和着人類的心靈，刺戟着人們的感應，把習知的事物變成奇妙的神異，孕育着青年人的幻想與夢影，這季節的更換在這裏是不存在的。

一棵榕樹，樹根像從高處流下來的雨水向四周起伏流去，樹旁繫着一頭病象，那頭象是沈長福馬戲團的，這個馬戲團在東南亞各地巡迴表演，團裏有日本籍與菲律賓籍的女郎，長着金錢癬的獅子，海豹，一個兇惡的青年人手裏拿着一根長鞭子正在鞭策那幾頭可憐的老虎。那頭象，搖着它那骨稜畢露的蹄子踏着一束金黃色的大香蕉（馬來的男人說，香蕉愈大愈淡而無味，像女人一樣），一個捲頭髮，腰間裹了一塊淡茶色腰布的孟加里男孩子用竹竿把香蕉挑了過去，蹲在象屎堆旁把香蕉吃了。

「我要把我的大兒子送來跟馬戲團去周遊：這是一種教育，有價值的教育。」藍德說。

藍德是一個華人頭家，商人，他在車子前頭，坐在那駕着威風牌汽車的白種警官的旁邊。車子的玻璃窗都搖下來了，那灰色車身的發熱的鋼壳使我們與路上滑過去的脈動生命相互隔開，可是藍德跟我在一塊兒，藍德就是馬來亞，他穿了一件尼龍的透明襯衫，襯衫穿在襯子外面，胸前的衣袋裏清清楚楚的露着一個寫了字的信封，幾張疊起來的鈔票，還有那裝身份証的信封套。

阿藍裝有塑膠質的假牙，這是要交代清楚的，因為他很以此自豪。他有四套假牙，有一套非常好，非常貴，非常美國化，除非參加喪葬送殯不戴。他的臉孔光嫩無紋，像他兒子的一樣；光亮的黑頭髮，是燙過的，塗了雅梨牌香油；他只有半邊肺。兩年以前，他因為販賣黃金與鴉片，企圖向海關警察行賄，坐過前後六個月的監牢，這半邊肺救了他；半邊肺已經足夠使他健旺精神，能吃苦耐勞。阿藍是一位活潑，快樂，胸中有物的朋友，他要送他的兒子加入沈長福馬戲團，離開馬來亞去見見世界，印尼，暹羅，緬甸，也許還有菲律賓，東南亞的世界。

「因為」，阿藍說，「你知道，素音，華人青年在馬來亞幹什麼？這裏只有森林，陰森森的森林的綠嘴。」他把胳膊伸了伸，馬上就好像是彎七扭八的樹枝。他的心裏在氣憤，表情是詩意的，憤怒藏在他的聲音裏，永遠不會露出來，永遠是用一個反調的微笑遮掩着。他

的手差不多打到了那駕車人的臉，那駕車的白種人，爲了開玩笑，把他自己稱做「紅毛鬼子」（因爲在馬來亞，這裏的人的嘴裏，所有的白種人都是紅毛鬼子或者白螞蟻）。那紅毛鬼子不動聲色的聽着，在後望鏡中看着我，擠了擠眼。

車子現在爬上了對面的山坡，山坡像是一個肩膀，上面扛着天邊上愈聚愈多的雲彩，那雲彩裏便是馬來亞照例一天一次的急風暴風。天空上上下下全是大塊大塊的雲堆，你擠我擁的會合在一起。這時正是乾季，所以只有中午有一陣暴雨，很快就完，每天一次。

阿藍說：「我要讓我的兒子見識見識，我要叫他有個機會。在馬戲團裏過兩年，一定很有意思。他也許變成藝術家，很能賺錢。」這個「錢」字很有魔力，它使阿藍沉入了深思。

車子開過了海峽，海峽裏是變化無窮的海水。海水奔向陸地，拍擊着岸邊的榕樹的樹根。「榕樹」，阿藍說，「就是馬來亞；馬來亞沒有四季，出生的東西瘋狂的長，榕樹就是活的象徵。」樹幹是粗大的，遍身長滿了一百一十七種寄生蟲與寄生生物，枝杆藤蘿到處蔓延，樹皮上到處是附生物的根帶，長得沒有一塊地方可以放得下一個手指頭。樹幹上端，密葉織成的葉蓋遮蔽天空，花是向上生長着的，從地地下看不見。樹葉的綠蔭下面，小孩子們正站在那裏吮糖棒；馬來公務員們在石檯上打瞌睡，華人小販正在那裏盛麪，肉絲、雞絲、加上胡椒、薑、辣椒，撒在熱騰騰裝在蕉葉上的米飯上；印度的弄蛇人無聊的吹着笛子，他身

旁的圓簍裏藏着那看不見的正在打瞌睡的蛇。跟這裏只有一水之隔的那邊便是星加坡島。

車停了。我們走向岸邊的石路，海中正在漲潮。阿藍指着海峽對面的星加坡。

「大都市呀！」他溫和的喊叫着。「你們知道，日本人就是這樣看着它的，經過森林裏的長途跋涉，望眼欲穿的看到了那美麗的『昭南』。對了！對了！這裏他們建過一個紀念碑的，沒有字，現在只剩了一堆石頭。這就是他們渡海南下，從背後進攻，奪取星加坡的地方。」

從我們站着的地方看，對岸的星加坡是一排椰子樹，更遠的地方是一片灰色的烟霧，烟霧裏有不多幾個工廠的烟囪，圓形的，方形的，都在吐着烟。阿藍忽然像有所悟。

「這裏的海，走私頂容易，是不是？」

他的眼光落在陸克·戴維斯——那個白種人——的身上，好像示意他，共產黨人走私的秘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個笑話，緊急狀態已經宣佈了五年了，子彈與手榴彈，毛巾，膠布，鞋，紙，墨水，香烟，都仍舊日夜不斷的由星加坡走私運入馬來亞的森林。可是在我們看來，這半英哩的海峽對岸是一片灰而綠的茫茫烟霧，外邊是發光的海水。

我們走回來，又上了車，阿藍繼續談着他的走私問題，車子駛過了蘇丹花園，園裏長着一些高大的紅百合與黃百合，好像是哨兵的旗幟，指點人走向那被稱做王宮的平凡洋房去的。

道路。

「那就是蘇丹王宮！」阿藍指點給我說。「你覺得怎麼樣？」他繼續道：「不很摩登；沒有冷氣。浴室也不很多。」

我們到了。左邊粉牆的房子，鐵絲網，堅固的鐵絲網突出屋頂以上。那些馬來馬打，穿了卡其布制服的警察，靠在他們的來福槍上，像木頭人一樣的看着我們。一個高大的，有鬍鬚，包頭巾的錫克警官，躲在那些木頭人後面，像一隻埋伏窺伺的熊。那隻熊，探頭探腦，偷覷，忽然挺直了身子向那白種人立正敬禮，我們踏上了一條沙路，下邊停着幾輛裝甲車，車裏坐着手握輕機關槍的警察，威風凜凜，令人可怕，這就是戰又非戰和又非和的馬來亞。

「這是警察總局」，阿藍毫無必要的對我說，嘴上掛着一個幽默的微笑，「我的朋友在這裏工作，」他又加一句，「我那位親愛的朋友。」他說着，一邊看着陸克，溫柔的，和藹的，好像要把胳膊伸過去摸着他，可是他沒有那樣做；他說到「工作」這個字，好像這個字非常滑稽，也有點憐憫的意思；阿藍臉上的表情好像是在嘲笑那白種人爲了那森林中的戰爭工作艱苦而繁重。

警察總局是在一座小山坡上，山頂上是雲，房子裏是午前暴風雨前的悶熱。天上現在完全是灰白的一片，地下的茅草房不耐煩的等待着。鐵絲網周圍的草地裏的尖銳蟋蟀聲，公事

房裏的輕微風扇聲，登記處裏時作時停的打字機聲，衝破悶熱的寂寞，顯得這寂寞是預示着天氣的變化。天氣就這樣不停的壞下去，直到馬路兩旁的椰子樹葉互相交碰起來，報告山雨欲來前的風吼。

我們的汽車司機，我們的嚮導，陸克·戴維斯，那個白種人，他的灰色襯衫已經被汗水貼在脊背上，（他在馬來亞很有些年了，他時常說這裏的氣候很適合他，可是他依然動不動就出汗的），他把我們帶上三樓他的辦公室，馬上就出去換衣裳，變成了一個穿制服的大理石面孔的人；舉止也大模大樣起來了，按鈴要檸檬水，指給我們兩張靠背的椅子，把寫字台上的紙張動了動。阿藍對於所有這些都很感興趣，他那一双黑眼珠熱情的注視着，好像引以為榮似的覺得他，藍某，有這樣一位有地位的朋友，他也有地位了，而且那位有地位的朋友地位很高，他從一九五二年起就是馬來亞的白種警官。因為他自己雖然是做生意的，可是生意並不永遠可靠，他有時販賣鴉片，私營娼寮，開賭，他有三個老婆，住在三個地方，替他照顧生意，除此以外他也替警察局做情報，是馬來亞英國政府的特務人員。

施阿馬進來了，施阿馬是馬來人，屬於清真寺裏那些上流階級的人們，站在那嗡嗡轉動的風扇底下，儼然是依斯蘭的靜穆的化身。他走過去坐在一張椅子上，兩個膝頭向外大開，腳縮攏在椅子底下，正好像他在地席上那個盤膝而坐的式樣。他穿的是一件粉紅色的襯衫，

繫着淡紫色的人造絲領帶，麂皮色的絨布褲，臀部瘦而緊，褲角幾乎包在踝骨上，這正是流行的式樣。他的神氣好像是個什麼王子，一對黃黃的大眼睛看着那個白種人，安閒自得，灰色的羊皮鞋自然早已脫了下來，在地板上休息着。他是認為赤腳舒服的。

「早安，先生，」他說。

「早安，而且向你道喜，施阿馬，」陸克笑着說。「我聽說你又得了一個兒子，第七個，是不是？」

施阿馬俯首鞠躬，遮掩了他那遮不住的勝利的微笑。他有七個兒子，六個女兒，兩位太太，現在年方三十有二。「我的小孩子太多了，」他說，有意的掩飾着他的自滿，他的最後成就。「我是來請安的，先生。我把李高的檔案帶來了，先生。現在齊全了。」施阿馬把話題轉到公事上去了，雖然他心裏是滿想談談他那新生的兒子的。「女俘阿梅想要見你。恐怕沒有什麼要緊事。大概是有點私事求你。」

「又有事？」陸克·戴維斯說，「又有什麼事，我不明白？進來！」他最後這一句話是不必要的，因為那個女孩子已經進來了。

「早，」阿梅用英文說，嫣然的笑著。「早，」她又說，站在那邊嫣然的笑著，好像她這一天早上的任務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是走進這個辦公室，說一聲「早安」。

在她後面的門框那裏，那個帶她進來的馬來警察立了一個正，脚一響，又出去了。

阿梅是第二三四號的敵俘，在森林戰中俘虜的同志，現在在這間雖然有風扇吹着然而透不過氣來的小辦公室裏她站在那裏好像是一團光，她那白襯，綉了粉紅菊花的小領短衫，顯得一身輕鬆愉快。她的頭髮長而軟，垂到肩上，用兩個粉紅色的塑膠別針把臉上的別到後面去。她的頭髮沒有燙，因為她是森林裏出來的，所以是苦行者，而且「電燙頭髮」是一種帝國主義的發明，這是誰都知道的。有一天阿梅也許要電燙頭髮，像所有其他的女孩子，女膠工，繆姆，工廠女工，所有馬來亞的其他亞洲籍女孩子們一樣。可是那一天是有象徵的意義的，而她現在也許已經不再相信了。

阿梅的臉孔非常甜，那麼嫩，那麼圓，那麼光潤，誰看也不會覺得她美。可是再看，我就注意到那寬眉毛，下凹，高顴骨，還有兩隻黑黑的大眼睛。我今天只記得她那小孩子式的短短的上嘴唇，這嘴唇使她的面孔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媚力。阿藍也在看她，他是個內行，注意到她那淡金色的皮膚，十分纖巧的手與脚，那脚上的兩個小小的女姆指，像小孩子的一樣圓潤，露在她那空頭樹膠拖鞋外頭。

「你可以跟她談談。」陸克說。「她說她今年二十歲，一年前被俘虜，那時候在森林裏已經兩年。」他說她是根據緊急法令被判處十年徒刑的，因為她被捕的時候手還握有一顆手

榴彈。「可是她給我們幫了很多忙，我們現在正在想辦法幫助她。」

「好了，」他轉向那個女孩子，用一種嚴肅的，官腔聲調說，「你有什麼事見我？」

「我的胳膊，」阿梅回答說。「我要再到醫院去看看。上一次的藥不好。」她把胳膊抬起來，胳膊肘周圍有幾粒小小的黑點。因為阿藍和我都是外人，她說：「我是給裏邊的人燒飯的，那裏邊竟是水蛭跟蚊子。」

陸克轉向我說：「總而言之，我是不明白『共產黨』這樣的字眼對於像她這樣的人當什麼講的。我不知道她實在信仰什麼？我不明白她真正為什麼到裏邊去？」

「尤其，」阿藍插嘴說，故示狡猾的看了看阿梅的臉，「尤其是她後來又跟你那麼合作而且忠心。」阿藍的話，每個字都是三尖兩刃的，可是鋒芒都包藏在無關痛癢的形容詞裏。每個字都有隱藏着的含義。明顯的是他認為陸克·戴維斯與阿梅之間有關係，……不然的話，他便是個大傻瓜。

「你把她當成了綿羊，」陸克說，「你以為如何，施阿馬？」

施阿馬紋絲不動的說：「你不能因為水平如鏡就認為沒有鱷魚的。」

陸克轉向阿梅。「我等等人帶你到醫院去。這位女士，」他指着我說，「就是一位醫生，剛到馬來亞來。也許你的胳膊可以請她看看。」

我看了看找到了答案。「這是蟲子咬的。自己會好的。這邊值得去醫院嗎？」

陸克看了看施阿馬，施阿馬有意義的把大姆手指伸了出來。「天字第一號的命令。你知道他的意思的。有貢獻的情報員，永遠不能讓他們不高興。」

「好吧，」陸克順水推舟的說，「讓她去麻煩麻煩醫院裏的醫生吧。」

阿梅跟我彼此對看了看。我把嘴關上了，自知不應該這麼樣會心的笑，她轉過了頭去，還是笑容可掬的，看着別的地方去了，看到窗外即將來臨的暴雨。突然間一陣大風，吹得椰子樹葉交打起來，從山上吹進屋裏，吹着她的頭髮，風吹過之後，那熱胡胡的大雨點便打了下來。阿梅愉快的微笑着，因為她供給有關她以前的同志們那樣多的情報，她所換取來的代價，便是舒舒服服坐一次警察車，已經是她的無上娛樂。

第二章 幽冥的世界

「你慢慢兒就習慣了，」白堊說。「習慣了馬來亞的生活，我的親愛的姑娘。」她的「R」音的捲舌聲是斯考茨大學腔調，她是在那裏受教育的。白堊醫生個子很高，是歐印混血種，裹着一件大青的薄紗沙厘，頸子上掛着一付聽筒。她一双棧色的大眼，長睫毛，貴族氣派，要是給「生活」雜誌作封面，可以標題爲：亞細亞的現代女性。

這是我第一個星期在醫院的婦嬰科當女醫官，接替白堊的職位，白堊調到吉隆坡去了。這一星期中，我變得脾氣極壞，動不動就冒火，十分易怒。白堊並非慰勉有加的告訴我，馬來亞就是這個樣子的。

「他們起初也都是像你一樣的，」她說。所謂「他們」指的是像我一樣新聘來的醫生。過了幾個月，他們就安靜下來了。馬來亞就是這個樣子。在馬來亞，什麼事都需要很長、很久的時間。事情有時候也做得出來，但是做不出來的時候更多，你愈是性子急，愈容易吃不消。我在吉隆坡有一次吃不消了，那是在一所名爲醫院的營房裏。我現在又要回到那裏去當復原職了。」她笑了，笑的十分輕鬆、愉快，聲音高，手裏握着聽筒的一頭轉來轉去。她的

笑是在嘲笑她自己：噫笑她周圍的亂七八糟，莫名其妙，與擁擠不堪。我第一天來的時候，發現醫院的病房有一半是關着的，她就是笑這個的。「看護不够。」白栗說。

「你看看那個候診室，我的親愛的姑娘。這麼偉大的建築，價值幾百萬元，走廊有八十碼長五碼寬，看病來的婦女小孩子們的候診室不應該像樣點兒嗎？可是一定不像樣。在這個地方，婦女們始終還是沒有地位的。他們指定給我們的房子只有十四尺長十二尺寬，在這間小屋裏每天有一百一十個病人擠在一起等着我看病，從明天起就是你給他們看病。」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叫做白色的墳場，」結尾是她那照例的愉快的微笑。「事實上比這更壞的地方還有。並不是醫生不好……醫生當中有很多是相當苦幹的，可是官僚習氣是個四肢麻痺的癱瘓症，你和它鬥爭，鬥爭得厭煩了。什麼事都辦不通，後來就只好不辦。病根是在緊急狀態。錢不够，可是什麼事都沒有錢不行。」

「在馬來亞，什麼事辦不通都歸罪緊急狀態，這個我聽膩了，」我說。「因為有緊急狀態，很多事本來完全可以不理，現在也做出來了。這個地方的毛病不單是緊急狀態。我聽說北馬有一個地方，領一張羅厘車許可証要等上九個月，花幾千塊錢的賄賂。我參觀過一個醫院，那裏的服務人員要等上三五個月才能領到第一個月的薪水。沒有領到薪水以前就要靠借錢生活。我聽說有一個州醫院，兩年沒有加過薪。這些事你不能都歸罪緊急狀態。這是官僚

惡習，貪污病，不是森林的恐怖。」

「這種情形我們這裏有一名稱，」白契說。「這叫『底達巴學』。這是馬來字典裏最要緊的一個字，這一門學問，你研究的愈快，就愈容易把馬來亞當做家鄉了。『底達巴』。意思就是說不要緊，馬馬虎虎，這是神意。底達巴。你愈少做，愈可以把你的同事們的『底達巴學』少揭露一點，你的升級也就愈快。不做，就不會出錯兒。我從前愛跟人吵架，工作過度，思慮過度，跟自己過不去，直到有一天醫務長警告我，說：『你這個人年紀輕，過於認真。』現在我可以講最好的底達巴。」

可是我知道白契是在繼續反對偷懶，反對底達巴學；責罵，揭發那些敷衍搪塞；對於某些政府部門中爲了保持地位利便工作的奧援，人事影響，家庭關係，肆意抨擊；早晨兩點鐘就起來檢查嬰兒的餵奶，……白契是個好醫生。我不知道她還有多久又要吃不消了。

「底達巴，醫生，」住院看護杜萊美說，她的眼睛大得出奇，像一個洋囡囡。杜萊美是塔米爾人。她幫忙過成打的醫官，英國人，華人，印度人，歐亞混種人，有時也有馬來人，伺候他們給不住院病人看病。她在政府機關服務已經二十三年。因爲看護缺乏，她本來已經退休又回來工作了。日本佔領期間她種過木薯，掘過芋頭，走幾里地去買一點黑市米，縫過麻布袋，做過割草工人。她自己生過八個孩子，另外收養過四個。她心平氣和的照顧過一百

名尖聲怪叫的病人，但在那英國女看護長面前她變得手足不知所措，口吃不能發言，那女看護長在十點鐘的時候突然走進門診部，猶猜責罵杜萊美，看了醫生一眼，數了數打針管，吩咐阿媽把病人腳底下的地板擦了，後來，看看牆上的圓形掛鐘（永遠走的太快），又走去別的地方了，高級長官特別診病室，男人門診部，產前診療部……這麼大的醫院要到處去看，看護不夠。

「底達巴，醫生，」住院看護杜萊美說，這個字在她的嘴唇上就像是個響亮的安慰。「醫生不能性急啦。天氣熱什麼都容易冒火。發脾氣要害身體，我們的候診室應該大一點兒，像男人那邊的一樣大。有什麼辦法呢？要很多醫生寫很多次、很多次信給主管部份去才能要到啦。可是病人們已經很高興啦，醫生。只要有女醫生她們就高興。男醫生她們不喜歡。你以前是桑利舍南醫生。他是好人醫生，可是病人不讓他檢查。他怎麼辦呢？他回回都只有猜。」

「有一天，有一個馬來姑娘好像患的是心臟病，桑利舍南醫生給她檢查，後來被控告調戲。」白藥對我說。

「好啦，醫生們現在吃點咖啡吧，」杜萊美看着鐘，吩咐說。「看了病房的病人，吃咖啡，再看門診。不然吃不消。這個地方不衛生。」她告訴我說。眼到嘴到，杜萊美是個天

才，她的作風使你不能不驚嘆：「這真是實在話！」

「痢疾病人坐在百日咳病人旁邊，患肺病的老太太往地板上吐痰，小孩子們又上吐下瀉。我永遠告訴阿媽，那個阿金，洗地板的水裏多放來素，可是阿金真懶，有時候就忘了。」

「阿金，阿金！」她忽然用馬來話高叫，「給醫生們沖咖啡。」

這時候，一個穿卡其制服，肩上有黑質銀肩章，燙髮上壓着一頂貝雷帽的那個奇肥的女警察走進來了，穿過那坐着，站着，蹲着，或者躺在候診室的地板上的人羣，變軟了的香蕉皮，吃剩一半的橘子，壓碎了的蘇打餅乾，融化了的巧克力糖，嘔吐出來的與便溺出來的污穢；這些垃圾要等到上午過後由阿金用撻了一點來素的水去洗刷，阿金是個患肺病的阿媽，五個孩子都死了，現在門診部工作，照醫院的章程說，她所担任的是輕鬆的工作。

那個壯健的，甩着胳膊走路的女警察走過來了，把後邊那些喃喃不滿的叨嘮聲音沒有理睬。地位就是優先權。她後面緊跟着阿梅和馮吉，馮吉的手裏抱着她那在集中營裏出生的三個月嬰兒。女警察一走進診病室，馬上立正敬禮。杜萊美大概是把所有其他的人都推出去了，因為這是警察；她關上了門，自己倚在門上，以防候診室裏的人羣又把門擠開。

「這個囚犯說她的胳膊有毛病。」那個女警察用英文說着，把阿梅推了過來。

「她的胳膊沒有毛病，」白栗說。「我以前看見過她。我告訴她了。這只是蟲子咬了的

傷疤，水蛭，蚊子，或者是森林裏的什麼東西咬的。」

我看了看阿梅，又在想：「多美，她笑起來那麼甜。」

「那個膏藥不好嗅，我嗅了它頭暈。」阿梅用福建話對那個女警察說。那女警察的名子叫綠茜·葉，她能講六種中國方言，馬來話，和馬來式的英文，把剛才那句話翻譯說：「她說膏藥使她嗅不好，醫生。」

「恐怕她是喜歡特別製造的，有香味的，」白萊諷刺的說。「實在，這個女孩子麻煩透了。」

杜萊美接過來，譯成簡單的馬來話對阿梅說：「醫生說沒辦法，不要那麼『松朋』（固執），姑娘。」

阿梅是很懂馬來話的，可是裝做不懂，笑了笑。

「還有這個小孩子，醫生看看吧。」綠茜說着，用胳膊把阿梅推到後面去，讓馮吉走上前來。

「薩基（註）。」馮吉豁朗的笑着，她那突出的圓肚子，外面罩了一件花外衣，短的罩不住，在那忍不住的笑聲中顫動着。她客氣的向我修露着牙齒與牙齦。上面的四顆門牙鑲着

（註）馬來話，「病」或「不舒服」的意思。

鍍金的假牙。原來的牙齒由假牙上銼出的心形天窗中露出來，外邊是金閃閃的銅邊。鷄心與鑽石是馬來亞的華人口中最常見的牙上裝飾，可是我在一個馬來警察的門牙上看見過一個不常見的黑桃形。

「薩基，非常薩基。」馮吉說，喉嚨裏咯咯的苦笑着。那個孩子的臉枯萎乾瘦，眼睛大而無神。

「哈哈」綠茜·葉笑了，她那圓圓的中國式臉孔與鞋扣型的眼睛，像她的制服一樣整齊清潔，正是一個標準的倫敦警察的亞洲化身，「昨天有一個紅毛新聞記者到集中營裏來採訪，馮吉說『薩基，薩基』。那個紅毛洋鬼子還以為是她的名子呢。」「薩基，這個名子很好聽」他說。「綠茜·葉講着這段故事，用手拍着她的屁股，又笑起來了。

阿金大聲笑了，用馬來話翻譯給杜萊美。原來綠茜是用廣東話講的，她恐怕白雲不願意聽紅毛鬼子這個字眼，這是歐洲人的流行代名詞。

「笑，笑，」白雲說。她正在檢查那個孩子，不願意聽人笑，「你們中國人永遠是笑。這幾乎成了你們的毛病。我們印度人（戰後的歐亞混種人喜歡把自己當做純種的亞洲人，白雲也是這樣的）哭。我們哭泣悲哀。這更現實。過來，把孩子抱去，我給他寫住院証。」

馮吉接過孩子來，在給他穿衣服，圍肚布，羊毛小帽，羊毛襪，小氈被。那孩子開始收

縮。他忽然變成一個小包裹抱在馮吉的懷裏。孩子的頸頸上拴着一個十字架，這是那個天主教神父送的；一個包了銀胎的虎爪；一串羽毛與銀鎖；這是別的宗教的護符與避邪物。孩子的左腿腕上繫着一根黃線。馮吉花費過多少賄賂，多少輕聲細語的祈禱請求，經過多少集中營的女管事與服務員的傳遞，這些東西才最後到達那孩子的身上，以便保護孩子無病無災。可是他現在，十分薩基，病的十分厲害。

「笑，笑，」白栗一手握着電話聽筒又在說，她正要開始打電話給小兒病房，通知有孩子送去，這是件麻煩的工作，不然病房看護長又要把孩子送回來，附上一個條子說「沒有床」。「我的未婚夫（他是在暗牌樓工作的）上星期審問幾個幫助暴徒的人。又是那些割樹膠的工人，坐了羅厘車去割樹膠。下雨，路滑，轉灣的時候羅厘轉的太急了，車子一滑，上面那些割膠工人都站不穩了。嘩啦嘩啦，米都掉出來了，頸上的包頭，身上的口袋，襯衣，腰帶，襌子，都有米掉出來。他們各地方都塞滿了米接濟森林的人。『你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怪事，』我的未婚夫說，『那些膠工蹲在地上笑呀，笑得前仰後合的，好像他們沒有看見羅厘車上的米，也完全不知道這些米是從那裏來的。』」

「我的丈夫是在法院擔任這件案子的公訴人的。被告中的一個女孩子，照例又是一個十六七歲的民運人員，一直笑個不停。法官非常生氣，拍着桌子，大聲的問她：『有什麼這樣

可笑？你犯了罪，你還這樣沒有禮貌。你告訴我你笑什麼？」那個翻譯害怕了，因為法官動了火；他說：「快點，你說爲什麼笑，不然他要嚴厲對付你。」那個女孩子還是嘻嘻哈哈的笑，說：「因爲他那麼可笑，大鼻子！」她指着法官。法官沒有嚴厲對付她，她被判處三年苦監，像別人一樣。」

「他是一個好心腸的人，班克斯法官，」杜萊美誠懇的插嘴道。「他知道女孩子們是怎麼樣的。他自己有長大的女兒們。」

那個沒有人管的門（杜萊美走開了去給我們拿咖啡）現在開了，從候診室爬進來一個全身赤裸的塔米爾女工，用手在地下爬，灰頭髮，嘴唇因爲吃檳榔石灰太多都燒焦了，口水從嘴角流到臉上，血紅的，還有大的黑疤。蒜皮與牛屎沾滿了她的身上。她哭叫着爬了過來。杜萊美與阿金迎上去，把她推了出去，又關上門。

「神經病，這一個，」杜萊美說，若無其事的說着。我已經是在受她的照顧。搥手。她的手黑而溫柔，長着白而紅的光亮指甲，美麗的南印度的皮膚，柔軟，細潤，像降落傘的絲綢。

「不要說沒有病床，」白藥向電話裏叫道。「這個孩子就來，……好，要那個女孩子睡在地板上，給她一個褥子，……我不管她是不是英國顧問的花園匠頭手的姪女。……」

馮吉忽然明白她的孩子是要住醫院。那忍住了的嚔泣忽然變成放聲痛哭。一切的笑都沒有了，她抱着孩子不放。那孩子如果不是抱在她的懷裏恐怕早已嚇死了。她一定要跟那孩子一起住院。不然叫醫生給打一針，她把孩子抱回集中營去。綠茜用福建話，潮州話，廣府話，馬來話勸她不要糊塗。（綠茜顯然已經不知道怎麼樣說才好。）馮吉只是搖頭，眼淚淌在臉頰上，她忽然叫起她死去了的丈夫。「他死了，從此人們就欺負我。他們誣害我，我現在已經坐了幾個月的監了，……我沒有做過壞事。」

「沒有做過壞事！」綠茜咆哮道，大聲的，可是沒有惡意的。「那麼你的孩子那裏來的，你說。」

「我們老百姓是兩頭受氣，」馮吉哭着說。「兩頭都是夾板，一頭是警察，一頭是裏邊的人。我活夠了。」

「住聲，」女警察綠茜·葉說。「你不要說瞎話讓祖宗三代都跟着你丟臉。你的老頭子在森林裏，你找別的男人，你以爲別人不知道？」她用了日常習用的污穢語句。「跟匪徒合作，這就是坐監的原因，就是那個匪徒是你的親丈夫也是一樣的。」

阿媽阿金聽到這裏笑了，用馬來話翻譯給杜萊美，杜萊美本來高高興興的，忽然陰沉起來。馮吉眼淚沒乾，看着她的孩子，她的森林裏的人的種子，又慈祥的仁愛的笑了，跟着

杜萊美走出去，到病房去了。綠茜立正敬禮之後，整理了一下腰間的皮帶，跟着她們走了出去，完全忘記了阿梅，她的另外一個女囚犯，現在是讓我來替她監管了。

白樂在阿金的協助之下，開始檢查其他的病人，鑽進了人羣，挑選出那些確實是生病的，以及那些只是爲了沒病而想吃葯，或者是爲討病假証明書的，留下阿梅和我坐在一邊，用國語交談。阿梅，像馬來亞所有其他華人一樣，至少懂得三種方言，可是她也懂國語，因爲她在華校裏讀過兩年書，後來又在森林裏住過。

「我認識馮吉」，她說，她那小孩子式的臉望着我。「那個小孩子真是她自己的丈夫的，那個男人是裏邊的人。她的茅寮裏收留裏邊的人過夜，……借給他們米糧，通訊人員到北邊去的在她那裏休息。馮吉不承認她的孩子是裏邊的人的孩子。她怕那些紅毛鬼子會利用她捉她的男人，強迫她寫信給他，騙他出來，捉他。所以她告訴紅毛鬼子說，她的孩子是跟一個過路的做生意人生的。誰都知道這是謊話，除非是那些紅毛鬼子。我沒有告訴他們以前，他們始終是不知道的。」

「你這些話告訴我幹什麼呢？」我問她道。阿梅不回答。她裝做沒有聽見。我不想讓她怕起我來，所以沒有再問她。綠茜、葉跟馮吉回來了，她們三個人一塊兒登上一輛黑色的警察車走了，那警察車是一個塔米爾車夫駕駛的。

夜，忽然降臨了。在這裏，光明與黑暗這兩個世界是沒有過渡的邊境的。太陽西沉的時候，彩霞千丈，水裏邊澄紅交織，色如瑪瑙，天上的粉紅條帶鑲嵌着深綠的黛山，夜的黑門在這時忽然關閉了。馬上，一切霞彩光芒都看不見了，沉沒在夜的黑暗裏，沒有經過黃昏，也沒有出現陸續先到的疏星。後來，星就一齊閃亮了，月亮出來了，但在這以前，馬來亞是一片黑暗，廣闊無垠的夜。

在夜間，白天已然太大的醫院就顯得更大了，一切尺度都失了均衡。所有的公共的建築都大的出奇，好像是巨人建築的。蓋了瓦頂的走廊，從這一頭到那一頭，我的脚步好像急遽，死寂，平板，沒有回聲，因為在這個巨大的石、磚、與土敏土的堆集中，回聲被窒息着，聽不見了。夜間在走廊裏走着，我覺得異常慌亂，好像永遠走不到盡頭。這樣走着，我覺得十分空虛，好像生命失掉了意義，好像生活歸根結柢便是如此，像走着一個漫長的夜的走廊，沒有盡頭的幽冥的世界。

也許這就是馬來亞，像白樂所說的。我覺得什麼都是呆滯的，反常的，不相襯的，討厭的，奇怪的，所以也是非現實的。我不能尋求它的意義或者它的形狀。像我在走廊中的脚步一樣，它沒有聲響，動作好像是在太虛幻境，一切解釋都是空洞飄渺的，只有輪迴反覆的生育繁殖，原始未化的造物之精，我以為這只是一種暴力，我不能賦予它任何意義。因為它在

目前沒有任何意義，這就是馬來亞。它還沒有成形，只是一片混亂。

走廊的盡頭是病房。這裏，無情的黑暗是聚在一齊的，病房是「丁」字形，只有兩翼上的不多幾盞電燈，衝不破周圍的黑暗。病房的兩翼各有八十碼長，十碼寬。罩了床布的灰色病床，要用手電燈照去才能知道是亂七八糟的空閒着，還是雜七還八的有人佔據着。兩翼的交叉處是一塊空曠的地板，值夜班的看護坐在那裏，寫字台上有一盞孤獨的台燈，她正伏在寫字台上寫字，無止休的寫着，那寫不完的值勤報告。

負責病房的夜班看護是工作過度的，所有的看護都是工作過度的；她要照顧一百二十張病床，走來走去，看顧病人。她在這邊忙着的時候，那邊發生什麼事情她是全不知道的。看不見，也聽不見。要有一個身強力壯的人大聲喊叫，一個健康人的高呼，才可以使她聽見，一半摸着黑在那光滑的地磚上跑來。有人需要打針，她也跑二十碼路去到那放針的地方去取針，推了那叮噹亂響的車子奔回病人床邊，再回到她的寫字台旁。我看見她抬起那燈光照眩了的眼睛，向着周圍那三條黑暗的甬道探視：她看不見我，也聽不見我的腳步，直到我走到距離她只有兩碼遠的地方。我看見她好像忽然長大了，穿着她那身制服，在她所管轄的十字形天地中，像一個巨人的看不見的精神力，腳踏着中間甬道的尾端，兩手摸着兩邊甬道的最後一間門闕，她的頭却仍伏在那寫字台的燈下。她看了看，笑了，因為她終於看見了我。「晚安，

醫生，」她說，照例是那馬來亞式的英文發音，把重音讀那雙音字的最後音節上。「有什麼事嗎？」她的溫柔驅散了周圍的夜的可怕，那夜的惡夢之網，可是並不是我每次到病房來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夜間的醫院是萬籟齊鳴的。陰暗的四周牆壁之間，無精打彩的，沒有回聲的，發出了無形的喃喃之聲，病人的呻吟，談話，喊叫，長嘆，歌唱，吹口哨。在夜的包圍中這許多不同的聲音，包括小孩子的尖銳的哭聲，攏總屬合在一齊，混合成一種不成語句，沒有意義的聲浪，四處上下起伏的洶流漂蕩，像海潮沖積着沙石的岸邊，可是看不見。

病臥在這裏的是夾在新與舊這兩種魔力的板縫中的亞洲人。西方的醫藥在白天可以是有力的魔法，當那年齡更老而曾經有力的巫術失靈之時，不得不求它，但這種大胆的嘗試在夜間就失了靈。夜間，舊信仰又死灰復燃了；於是，那萬靈的草根樹根，染了血跡的爪，就又在嘲笑新的神秘，白天的注射針。於是，那難受的魔術與神靈的符咒要用來驅逐月光之下吸飲人血的魔鬼。在白天，那些穿了白衣的魔術師揮舞着他們的新魔術棒——聽診筒——可以驅魔鎮鬼，但在夜間便又是魔鬼猖狂的天下。白天要被迫躺在床上休息，夜晚病人可以自由走動；他們吃那些不準吃然而由親戚偷帶進來的味道強烈的東西；賭錢；做生意；塗抹或者服用那些賣草葯的人，巫術醫師，或者中國大夫的葯料。我碰見兩個高大的錫克人正在幹那

不可告人之事，可是覺得自己變成了本無權威的好細。他們轉過那鬚毛滿面的臉來看我，那夜間的毫無忌憚屬於另一世界的眼光使我不得不繼續走我自己的路，離開他們，走了出去。

從一個病房到另一病房，石頭台級上上下下，這模糊不清的聲音永遠跟着我。各種不同的字句混合成這不和諧的聲音，刺刺不休的無謂的煩厭。這些字句是馬來亞人所講說的各種方音，各種語言。是不是種根於彼此歧異的語言與習俗的複雜混亂產生了盲昧，不可忍受的不通人情呢？我開始侷促不安的覺得，馬來亞的境遇是一齣錯誤的喜劇，錯誤的緣因是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劃分；治者當中一百個人沒有一個可以講說被治者的言語。會議的少數人又講的那麼壞，程度那麼低，轉而製造了另外的誤會。

巫、華、印、英（這後一種堅持他們不屬於本地，我必須不把他們計入效忠本地者之列）；華人、馬來人、印度人，這三個字，三個大多數的人民是預計要混而爲一，創立爲一個國家的，這個國家名爲馬來亞，其人民爲馬來亞人，（這個名詞在國外永遠與馬來人混爲一談，而馬來人其實只是鼎足而三的構成成份之一。）

馬來人這一名詞指的是爪哇人，蘇門打臘人，印尼人，東印度羣島的人，亞拉伯人以及受亞拉伯教育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以及馬來亞本身的馬來人；華人則包括半打以上華南各省來的人，他們在特徵與氣質上都是中國人，但却照方言的不同分別爲潮州人，福建人，客

家人，廣府人，海南人，以及若干小幫派人。印度人，包括塔米爾人，孟加拉人，錫克人，巴丹人，班者比人，還有其他的人。在醫院的每一病房中，至少要有三種不同的伙食。在每一病房中，看護除了看護之外還要兼司翻譯，如果她們翻譯不出來，就要找一個勤務或阿嬤來代替，任憑翻譯的錯誤百出以及目不識丁的亞洲人的自作聰明。醫生當中很少能同所有的病人講話，因為在馬來亞，大學教育的注重點首先是英語流利，這就妨礙了醫生們獲得本地方言的認識。

因此，在夜間，當那些病人們在黑暗中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講他們如何避免醫生與看護的時候，我開始明白了那必須聽由他人擺佈者的恐懼與狼狽，因為除了經由翻譯，他們無法與支配他們的命運的人直接交換意見。

在任何事件的進程中，有多少偏差，改變，篩漏，包裹，割裂；有多少敲詐與貪污的機會，最後，那不會說英文的窮苦人們的話才改變了，有時完全走了原樣的，達到他們的統治者那裏，這些窮苦的人就這樣首先受着他們自己人當中會說英語的人的折磨。

夜的黑暗中我走着這醫院中的走廊，聽着那些窮苦的人們講話，馬來人，印度人，華人，心裏在想：像這樣一個彼此隔膜的混亂集合中是否能產出一個共同的模型呢？

在醫院的監犯病房中，那個青年暴徒正在斷氣。醫院的管事是個漂亮的馬來人，他那安閑文雅的說話聲音使人覺得這一種族倍加可愛，他說：「這個人快要死了，醫生。馬上晏布啦。」晏布是專指禽獸死亡的馬來話。

我曾經看見那個暴徒躺在擔架床上抬進來，那輛裝甲車後面用黑漆漆着軍隊的徽號，士兵們輕快的從車上跳了下來，車子停在醫院的後門。那個青年的英國隊長穿着綠色的森林部隊制服，浸透了汗水，紅紅的臉上滿是倦容，手裏還握着槍揮動着，好像剛用過的樣子。「慢點，伙計，慢點，不要搖得太厲害。」擔架抬下來的時候，他這樣喊着。一張擔架上是一個年紀較大的男人，面部清癯，眼神兇惡，一隻腿上縛着綳帶，血從綳帶裏面慢慢滲漏出來，紅了一大塊。另外一架上是這個青年，呻吟着，已經一半失却知覺，肚子上中了幾槍。麻醉技師英醫生跟我站在一齊看着，他說：「他們是在土達附近捉到的。」英醫生是檳城出生的華人，在日本佔領時期他做過地下抗日工作。「土達現在是一個移墾集中營，周圍都有鐵絲網圍着。現在是有名的黑區。」

當然，愈是那些在上次大戰中反日最厲害的地方，抗戰最英勇的地方，在目前的混亂中愈是出名的黑區。所以，丹容馬林，查甫曼的書（英醫生非常喜歡這本書）中提過的這個地方，古萊，拉比，永平，土達現在都是黑區。他知道有一個村莊曾經兩次被削平過。第一次

嶺被日本人夷爲平地，去年是被英國人。第一次被洗劫的時候，森林中的遊擊隊曾經警告過村裏的人，所以很多人都逃了。沒有逃掉的都遭日本人屠殺。第二次，英國兵是在早晨破曉的時候來的，村子被包圍了。全村的人被裝上卡車，足足運了六小時，豬殺了，莊稼毀了，全村付之一炬。「這叫做集體處罰。」英醫生笑着說，他的臉上突然露出了笑容，這是中國人用來掩飾其他感情的習慣方法。笑是有教養的人用來掩飾疲倦，痛苦，或者憤恨的。

我們正在說話的時候，手術室裏叫英醫生去了。那個青年暴徒要動手術，以便設法救他活命。「好在他好了以後再把他吊死。多麼費事。」白栗說。

這個青年現在就要斷氣。另外那一個暴徒是個死硬傢伙，那個管事的說。「他連止痛針都不肯打，醫生。」我們從他的監房走過，監房的門上是鐵欄干，外面有馬來警察站崗，他把頭靠在枕頭上，看着我們，明顯的表示着輕蔑。

我們站在那青年人的床旁；他的床頭也有一個馬來警察守衛着，那個警察跟他一樣年青。葡萄糖鹽水不流了。我多餘的試了試他那輕微的脈搏。他的臉皮細膩，五官端正，前額長着一叢黑黑的頭髮。他像千百個其他華人青年一樣，瘦瘦的，十分清秀，跟馬來人的美不同，馬來人沒有華人青年那種秀氣，馬來人的美好像更肉感。

我們看着他，聽着他那十分微弱的呼吸的時候，他睜開了眼睛，看見了我。

「醫生，」他說。

「什麼事？」

他的口音是廣府腔，可是他現在說的是國語，這一方面是因為我說的是國語，另一方面是因為裏邊的人是說國語的，不管他們原籍屬於那一個方言區域。

「你是中國醫生，我很高興。早晨那個是吉靈鬼。」

「這都一樣。」

「我是想當醫生的，可是我家裏人都叫日本鬼子殺了。舅父救了我，把我帶進森林。我在裏邊住了四年。」

「你後來為什麼又回到森林裏去呢？」

他的聲音很微弱，時常停下來，嘆一口氣，呼吸就更加短促。

「日本人走了，英國人來了。我不能進學校。他們說我年紀太大。我一輩子，除了當苦力，不能做別的事。我的朋友都在裏邊。出來的通通又都回去了。外邊沒有出路。我沒有別的路走。我又回到裏邊去了。」

我沒有話回答他。他的話是多少其他青年早就說過不止一次的：他們沒有前途，只有重新投入森林。

「我們把英國人趕走，得到自由，我就可以當醫生。」他說。

「可是殺人放火不對呀，你明白嗎？」

他不回答。再開口的時候，他又說着別的事了。

「到裏邊去的時候，我們是四位同志。我們從星加坡，坐的士。坐的士到柔佛。一路上唱歌。司機是我們的人。」

「我記得，到了的時候，比約會的時間早，等我們的那個人不在。我們去逛動物園，逛了一個鐘頭。」

「猴子，老虎，獅子，象，鸚哥，孔雀，鱷魚，都在籠子裏頭。只有人是自由的。我覺得我也是關在籠子裏的，像一個動物，我現在快要自由了。我想，柔佛解放以後，我要把動物園裏的籠子完全打開。」

「老兄，」我說，「你到了裏邊怎樣呢？你所希望的自由得到了嗎？你可以當醫生了嗎？」

沒有回答。他的眼睛突然睜開，可是他是要安眠了。不久，他停止了呼吸。「曼布，」那個管事的說，守衛的警察笑着，表示同意。

我們離開了那死了的青年暴徒，在出來的路上又經過那死硬的一個那裏。他又瞪視着

我們，
臉上的輕蔑依然如舊，



第三章 暴風雨下的陰魂

阿牛小心謹慎的轉了一個身，把右手伸出去，支着身子坐了起來。這個鋪了席的木板床是閤家公用的，他的一兒一女睡在他與他的老婆之間。從茅寮的板牆縫中透進來外面的灰白了的黑暗。

屋樑上掛着一個布製的吊床，裏邊睡着的那個大一點的小仔喃喃的說着夢話，手脚亂動。牛嫂還在睡着呢，半張着嘴，頂小的那個孩子睡在她的懷裏。

阿牛隔着他身旁的兩個孩子，推他老婆的手。她呻吟着，坐了起來，眼睛還沒有睜開。那個頂小的孩子從她的懷裏滾到外面，哭了。她睡眼朦朧的哄着「噢薩央（註）薩央」；機械的把他抱了回來，彎着一隻胳膊把他跨在右邊的腰上。那孩子兩條腿夾着她的腰，兩隻手抱着她右邊的垂下來的奶，用力的吸吮那黑黑的大奶頭。

牛嫂摸着黑，穿過那間小小的廚房，到廁所去，廁所只有一個步哨亭子大小，距離她的茅寮有五尺遠。外面黑的還看不見東西，可是她嗅到了左右兩家鄰居，馮吉與崔大狗，灶火

（註）薩央：寶貝，乖乖。

裏的烟味，一股強烈的臭氣刺進她的鼻孔，把她刺醒了。她走回來，拿起掛在牆上釘子上一塊印着「早安」的毛巾，在水盆裏沾了沾，給那忙着吃奶的孩子擦了擦臉。後來又自己洗了臉。她喝了一口水，嗽了嗽嘴，把水吐到茅寮與廁所之間長了一人多高的木薯那裏去。

阿牛點起了一盞小煤油燈，油燈的黑影在牆上和人們的臉上跳着舞。女兒光着腳下了床，拖下那個睡在吊床裏的小仔，拖着跟她一塊到廁所去，嘴裏吹着哄他的口哨。她回來的時候，從那放吃食的櫃檯裏拿了一罐煉乳，那櫃檯的門是鐵絲網做的，四隻櫃腳都浸在裝滿了水的香烟罐裏。她舀了兩茶匙的黃奶，倒在一個玻璃杯裏。灶裏燒的是橡樹枝，鉛鍋裏的水已經燒熱了。牛嫂把玻璃杯裏沖了點熱水，女孩把它攪了攪，倒進奶瓶裏，套上一個樹膠奶嘴，就把奶嘴塞進那大孩子的嘴裏。他狼吞虎嚥的吮吸着，熱奶混合着吸進來的空氣把他噎得氣都喘不過來。

白米用筷子扒到嘴裏，這一家狼吞虎嚥的吃完了他們的早飯。牛嫂給那兩個小孩子餵了幾勺飯，又餵了幾勺摻了煉乳的泥水似的黑咖啡。阿牛穿上了他的黑色割膠衣，那件衣服已經被膠液浸得發硬。牛嫂把那個吃奶的孩子捆在自己的身上，頭上繫了包頭，他們拿了割膠的刀子，把腳踏車推出茅寮，推過那鐵絲網中的工人村莊的泥濘道路，推到那看守村門的警察站。那十個月大的小孩子，坐在牛嫂的左邊膀骨上，用一塊布兜着他的屁股繫在他媽媽的

膀骨上。那個八歲的大女孩抱着那兩歲的孩子。那個十三歲的男孩子跟在後面，睡眼矇矓搖搖晃晃的走着，兩隻瘦小的手抱着一個熱水瓶，這是獲准携出圍繞着村莊的鐵絲網外的唯一食糧或飲料。

在那寒冷透骨的，鐵一樣灰暗的晨曦中，天上的星辰顯得更小，更遠，更高。灰色的光輝像不規則的波浪從東方的樹梢上傾瀉下來，那個男孩子想起了他吹爆了的一個藍灰色的氣球。那個氣球是拿在他的手裏的，抽縮着，小小的，灰暗而頹軟，正像那茅寮中的夜色。他吹過那個氣球，氣球大了，脹了，薄了，像一個半透明的穹窿，流着銀色的水紋，就像現在的天空，罩在東方的樹上，流着銀色的灰光，迅速的膨脹，稀薄。

在阿牛的前面，走着其他的割膠工人，其中有那個穿黑衣服騎腳踏車的馮吉，腳車的鍊條憂憂響着，輕快的擊敲着周圍的寂寞，馮吉的臉大大的，十分沉靜。她身體結實，因為懷孕而顯得蠢笨；從她那鴨子式的走路方式中，每個膠工都猜得出她在褲襠裏藏有糧食。

阿牛放慢了腳步，不願意走近馮吉，怕的是警察站的馬來馬打發現她的秘密。他平常說話少，思想遲鈍，現在由於恐懼的壓迫就更加遲鈍，這遲鈍的思想告訴他，在日本鬼子那幾年是這樣，現在又是這樣，這是當然的，可是不對。

阿牛跟馮吉的丈大當初是爲了逃避日本人的屠殺一起逃入森林的。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那時候牛嫂給她的丈夫阿牛私運糧食。馮吉的丈夫現在逃回森林，馮吉給她的丈夫私運糧食。馮吉的丈夫現在是裏邊的人的一個，阿牛現在害怕他，他害怕他的老朋友差不多像害怕警察一樣。

阿牛慢下來的時候，崔大狗走過去了，脚步輕快的像一隻貓，永遠像是穿行森林裏的小路一樣。這是一個笑面，安祥，然而危險的人物，他現在給裏邊的人鳩收金錢與糧食。

在警察站那裏，割膠工人們繳出了他們的身份証，馬來警察扣留着這些身份証，等他們割膠回來的時候再發還他們。馬打們檢查那些膠工，摸他們的身上，解除他們的腰帶，看有沒有攜帶米，肉，豆餅，餅乾，罐頭，子彈，火柴，香烟，烟草，手錶，鋼筆，鉛筆，任何紙張，錢，首飾，多餘的衣服或毛巾，一小塊膠布，繩子，釣魚鉤，小刀，肥皂，藥品。他們要嚐一嚐熱水瓶裏的水，看是不是加了糖的。他們要把手電筒照一照他們腳上的鞋，看一看是不是新的。他們要拍一拍腳車皮座，試一試車上的輪胎。有時候他們還要看一看女人們的頭髮。阿牛是不喜歡用腦筋的，他懶得去想在日本時代他的妻子怎樣把烟草纏在小肚子上，把錢藏在她那更私秘的地方，私運給他。

一個年青的馬打把手放在馮吉的小肚子上，她忍不住笑了，笑出了一個噎回去的害怕的聲音。那個青年笑了，縮回手來，放她過去。膠園的馬打們通常是迂慢的，懶惰的青年人，

從馬來人的鄉村中倉促徵募來的，當他的宗教或種族情感受到刺激的時候，有時候很兇。平常他們總覺得檢查費事，抬抬手放那些膠工過去，可是有時爲了高興，他們要檢查女人。

現在輪到牛嫂了，阿牛假裝視若無睹的把眼睛躲開了，心裏却是一陣感促，這是一種抑壓着的疼痛的怒火，當他看到別個男人的手摸在自己的女人的身上時便在他的內心燃着；這個怒火不能由一個顫抖或一兩句話便可以宣洩，然而却隱忍着，像現在這個時光諸多的事情都要隱忍一樣，因爲人們正生活於兩種恐怖之間：警察是其一，裏邊的人是另一種恐怖。

他們過了警察站，鐵絲網，走到村外，到了膠園的大路。有一個男人笑了，一個女人在搭訕。這一天早晨，馮吉的襠襠裏帶出來一斤豬肉，崔大狗的嘴裏帶了三個捲烟紙的通訊，老橫的兒子帶了一條褲子，他母親還有另外兩個兒子是裏邊的人，她帶了六粒手槍子彈，是十五天前向一個貪婪的在膠園巡邏的馬打買來的。

阿牛跟他的妻子，每個人身上都縛着一個孩子，腳車の後座上又坐了他們的大兒子與大女兒，在郎得利膠園的第一區踏了一英里半的腳車，園路凹凸不平，腳車顛顛簸簸，最後到了他們割樹膠的地方。

樹膠覆蓋着小路的兩旁，枝極交叉，無盡無休，在樹下割膠的工人，永遠有一種茫然的感覺，一種憂鬱的不可抗拒的恐懼，一種躊躇。也許這是因爲千株一律的樹膠，數以百

計，千計，萬計，距離一樣，高度大小一樣，幾萬畝地方，幾百萬株樹膠，這景色單調的怕人。在那千篇一律的綠葉之下，沒有一絲聲息。時間雖然是上午七點，可是寒冷早已消逝。一排樹與一排樹之間滲流着看不見的潮濕的熱氣，粘在割膠工人們的衣服上，粘在他們滿是汗水的臉上，他們的汗濕的手上，膠刀的木把上。天亮了，膠樹的筆直的樹幹上可以看見那斑斑點點一塊一塊的銀霜與鐵銹，周身圍繞着的寬斜紋形的剝了皮的膠槽。底下的膠槽凝結着夜來的灰白色的膠液，沿着一道發光的小溝流到膠碗裏，膠碗用一條鐵絲繫在樹身上。樹膠從地下的潮濕中吸收水分，一滴一滴吸上樹頂，再從樹梢上變成看不見的烟霧融化消逝。膠液像白顏色的血從樹膠身上流入膠碗。

兒子和女兒在前面跑着，檢拾那灰色的硬化了的膠液，以便向膠園呈繳。丈夫和妻子在後面緊跟着，這一棵樹到另一棵樹，彎下腰去割樹皮，好像是一種黑色的寄生蟲在找食，膠刀割上樹皮，銳利而準確。割深了一點，一個粗心大意，樹膠就會割死了，不再生膠。可是現在，那麼多行樹在夜裏被裏邊的人給砍伐了。

天上正在變藍，生着早晨的白色的碩大的朝雲。熱氣踏着鉛一樣脚步，走向秩序井然的膠林。蚊蟲在膠工們的頭上嗡嗡的唱歌，隨後又落在潮濕的新割的樹皮上。一隻迷了路的夜鶯開始在唱着它那美妙的歌，忽然忘了歌譜，猶疑着，停止了。遠遠傳來在第二區第三區割

膠的塔米爾工人的牛羊叫聲，好像是個啞然的回應。

在早晨這樣的時候，全馬來亞到處無盡無休的單調的膠園，都有膠工在割膠，像阿牛和他的妻子一樣，割樹皮，割膠槽，從一棵樹走到另一棵樹；這樣的工作一小時又一小時，一棵樹又一棵樹的，週而復始。割，割，走；割，割，走。在全馬來亞，那白色的豐富的牛奶一樣的膠液，無精打彩的一滴一滴流到膠碗裏。

十點了。阿牛割了五百棵樹，他的妻子割了三百棵。他們停止了，累得發抖，連臉上的汗都沒有力氣去擦，他們用他們那焦蔽了的舌頭舔吮那焦蔽了的嘴唇，嘗着自己的肉皮上的鹽質。大兒大女躺在地上。大家啞然無聲的分飲熱水瓶裏的水。筋痛，腰痛。淌汗與飢餓。可是他們沒有東西吃，也再沒有水喝了，直到他們下午兩點回去以後。因為現行的法令就這樣無情：鐵絲網外禁止攜帶食物。這是爲了使那些裏邊的人斷絕食糧的。現在，他們要去收膠碗裏的膠了，把膠液倒到桶裏，桶扛到收膠棚裏，過磅，看着膠液倒到凝結器裏，繳納收來的碎膠。工頭用粉筆計算每人的日工工資。他們的工資每月發放一次，在鐵絲網裏面發放，由膠園經理付給。

阿牛記得他的工資今天下午是要發放的。兩個小的孩子哭了，牛嫂每人給他們吃了一口奶。他們要等到兩點以後回到家裏，狼吞虎嚥的吃完他們早餐剩下來的米飯。以後，大兒子

要到教書先生那裏去，膠工付給先生工資以便教他們的子女讀書，大女兒在家裏打掃房間，牛嫂洗衣服，到店裏去買食物，燒晚飯。一天兩餐。牛嫂帶了小的孩子去割膠很辛苦。可是沒有人能替他們免費照顧。如果她不去割膠，掙來的錢就不夠吃用。

這時候他們聽見有人叫喊。第一聲最難聽，一聲冗長的可怕的狂吼，愈叫愈高，忽戛然而止，隨着又是兩聲短叫，以後便是哀鳴，沈寂。

大兒與大女，沒有人照管，拾起頭來張望，臉色嚇得灰白，大兒說：「什麼事？」

「別說話，」牛嫂斥責說。「我們什麼也沒聽見。我們從來不聽。我們不知道。」

阿牛在斥責他的大女，是罵來給他的兒子聽的。「做你自己的事。來，幫助我收膠，快點。」

他們站起來，把膠碗拿起來往桶裏倒，眼睛看着膠液，膠液像牛奶一樣流着。一會，桶裝滿了。他們把桶扛起來，有點顫抖，難受。他們又怕，又疲倦，心在跳。他們咬緊牙關，擺擺搖搖的走向收膠棚。

阿牛第二次回來裝膠的時候，崔大狗在等着他，安閒的蹲在一棵膠樹底下。

跟他在一起的有一個年青姑娘，阿牛想起來了：今天下午發薪水，今天晚上跟明天收捐欸。他想起這個姑娘是誰了。她穿的衣服像割膠的工人一樣，頭上包着一塊黑手帕，縛在下

巴底下（像他的老婆一樣），露出一張微笑的臉。

崔大狗笑着說：「開會，同志。」

膠工們從膠園四處走來了，走出樹膠之間的熱氣煙霧，大家都向崔大狗打招呼。

阿牛吩咐他的大兒子：「告訴你媽不要等我了，」他用第三人稱稱呼他自己：「他過半個鐘頭回來。」說完他跟着馮吉走，馮吉在前面蹣跚的走着，又像開始了一個夢境。

他一邊走着，一邊好像從那疲倦得直往下垂的眼皮中看見了一切生物，很小的東西像無數小銀魚在穿過一張大網，……樹皮，點點斑斑，在那割開過的地方露着無數細小的腸道，膠液就從這些腸道流到膠碗裏。在膠園的這一部分，野草長的很高，有半個人高，這是膠園的第一區，警察與割草的人都不管它了，放棄給裏邊的人，自從第一次的槍聲之後，膠園經理從來沒有再來過。裏邊的人留下的痕蹟到處都是，砍伐過的樹木已經死去。

阿牛心裏在想，那幾句話好像有人在他心裏在向他的耳邊說：「真的裏邊的人很厲害，反對他們可危險。」他走過一棵樹，樹上有一塊大傷口，膠液已經凝結。他自言自語的在心裏說：「水與火，我們是在水深火熱，夾在警察與裏邊的人之間。」這時候，他們已經走到那個老庫房，榨膠機的殘骸在薰房當中，像是一架癱毀了的機器，木料的部份已經燒光了，鐵的部份長滿鐵銹。在那裏大約有三十來個膠工。當中有那些民運人員，打扮像膠工一樣，與

奮而健談，跟這個談了又去找那一個，高興而緊張。

阿牛走到他們那裏，看見有一塊防雨布舖在中央，周圍圍了一圈人。那個年青姑娘笑着跟崔大狗一起走過來。她把那塊防雨布揭開，阿牛一看，知道了：「這是磅膠液的阿孟。怪不得今天不是他過磅了。」

崔大狗說：「同志們！這是一個漢奸，我們懲罰了他。」

※

有一種認識並不是知識，這一種認識不是用語言來表示的，可是它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告訴人認識事實，情況。所以，雖然沒有人告訴他，可是阿牛不期而然的明白了。

※

※

阿孟有一天到膠園的總管那裏去，他是有事去的，因為他在生病，可是事實上他是去報告一些有關裏邊的人的情報的；因為阿孟愛財，而裏邊的人是被懸賞通緝的，每個人都如此。可是，總管出去了，阿孟急於想得到錢把一個人出賣給另一個人，他登上了膠園的公共汽車，走了廿英里進城去。在城裏，他冒然而大胆的（因為他負責過磅膠液有相當權威，）走向了警察局。

警察局是一所大房子，黃色的牆，圍着漆黑的水溝，圍着鐵絲網，莊嚴，堅固，永遠是新新的，他到了那裏，小心翼翼的向四周看視了一下，恐怕有人監視他。他沒有看見什麼

鼓起愚昧無知以及貪財好貨的勇氣走了進去，要求會見歐藉警官，那個白種人。他不敢相信與他同種的那些人，因為不知道他們是否民運隊員。而且，無論如何他是不能讓那些馬來或華籍的警官事後來向他敲詐的。

警察局是日夜辦公的。對於告密的人保證絕對保守秘密。可是在亞洲，什麼秘密都是不能保守的，尤其是在警察局：警察是整天收買情報也販賣情報的，然後再抄寫若干報告，誰都可以拿來看看。如果是亞洲人，他不可能見到歐籍的警官。直接把情報秘密告訴他，然後再從另一個門出去。在候客室裏，要當着所有的人先見兩個馬來警察，說明是要見那白種人，而且候客室與走廊中，永遠是有那麼多閒人。

可是阿孟很糊塗。他走到值勤警察那裏，笑着，把手按在額上，表示敬禮：「塔貝，塔貝！」他用馬來話問道：

「端·歐郎·布代？那個白人在嗎？」

有一個馬來人，暖酸的，而且有點懷疑，因為阿孟是華人：「出去了。你有什麼事？」阿孟想走。他笑着往後退，又用手按在額上敬禮，可是那個馬來人不放他走。他從辦公桌旁站起來，跟他那個同伴一起向阿孟走過來。

「進來，進來！」他說着，走過來，阿孟想要抵抗，但是被半拉半推的拖進房子裏。裏

邊還有一個馬來人，坐在一個辦公桌那裏，向他威嚇說：

「你說，不然我就關你進監牢去。」

阿孟怕的不得了，結結巴巴的說：「薩呀·蘇加·加曼·歐郎·加哈！」意思是說：我是來報告匪徒的。」可是實際上他說的是「來報告壞人的」。在馬來亞，壞人就是共產黨。

坐在辦公桌旁的那個警察臉上笑了。他慢條斯理的把身子探近阿孟，客氣的問他：

「那麼你是共產黨？」

阿孟機械的說：「是的，是的。」因為他對於穿制服的人，外國人，凡是他聽不懂的問話，他永遠回答「是的」。

「好，好吧，你跟我來。」那個馬來人說。那兩個人把他拖到另一間房，拖到一個走廊上，忽然把他推進一間有鐵欄杆的小房間，隨手把門關上。

「薩拉，薩拉！不對！」阿孟搖着鐵欄杆喊叫。那兩個馬來人笑了笑，走開了。他們是不肯冒險的。這也許是一個告密的，也許是個投誠的匪徒，也許……誰知道呢？他們把他關在監牢裏，等那白種人回來再說。端，老板，會決定的。

晚上七點戒嚴以後，端打電話回來了，問有什麼事沒有。

「有一個匪徒投降，端。」報告的人說。

「好哇！」那個中尉警察說。「投降的嗎？我就來！」

他跳上他的莫理士，一會兒就到了警察局

阿孟從監牢裏被提出來，帶到他面前，阿孟已經嚇得說不出話來。

「他帶了槍來沒有？」

「沒有。」

「沒有？」那個白種人好像有點失望。「他叫什麼名字？」

阿孟抽抽噎噎的，搓着手，指手劃腳的亂叫。差不多一個鐘頭的工夫他才說話，說他是個膠園裏的過磅膠液的，到警察局來問一個醫生的地址。他現在決定不再談到裏邊的人的事。

「你當真沒有提到共產黨嗎？」

「沒有！」他說，共產黨的事他一點都不知道。那個白種人聳了聳肩。他非常疲倦。這一天時間太長了，又熱。

「他媽的，」他說。「他說的話，我一半都聽不懂。他的馬來話比我的還壞，偏巧這兒沒有一個懂中國話的。明顯的是受了一驚，嚇壞了的。放了他吧。」

可是已經是夜間了，吞蝕了森林，茅寮，公路以及鐵絲網的黑夜，他回家已經太晚。要等到天亮，戒嚴結束以後。他在馬路上蕩着，後來坐了下來，脊背靠着一堵被青苔吞蝕了的濕牆。他等待着天亮，第一輛公共汽車在炙熱的太陽出現以前出現在公路上。

可是崔大狗回到那鐵絲網圍繞着的村莊之後，在前一天的下午到過阿孟的家。阿孟是磅膠的，他的捐款數目大，崔大狗是想叫他第二天去買點藥品給那些裏邊的人的。阿孟的老婆說：「他已經進城去了，看醫生。」崔大狗很奇怪，因為他知道阿孟沒有病，而且是個財迷。

晚上，阿孟回來了。崔大狗從村子裏的一間咖啡店打電話給城裏的一間咖啡店。咖啡店是有用處的地方：他們可以用電話傳遞情報，有時候可以當歇腳站，地下活動站，而且每個小城，每個村莊，至少有一個，甚或兩個、三個、四個咖啡店。

一個年青的夥計，留着一頭光滑滑擦了油的頭髮，用一個大夾子夾着頭髮，腳底下拖着拖鞋，出了城裏的咖啡店，在警察局周圍躲來躲去。他靠在柵欄上，手插在褲袋裏，在享受夜間的涼風。幾個野妓，等着馬來警察下班，在他面前走來走去，用眼睛瞟着他，彼此說笑了，笑了說，用胳膊肘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可是他視若無睹的嚼着他的香膠糖，看着阿孟東倒西歪的從警察局出來，恐怖的四下張望，蹣跚的走去，在街上坐下來等待天亮，搭上公共汽車回到他那鐵絲網後的村莊的，就是他。

第四章 裏邊的人

共黨暴徒陳阿白的日記，陳是第〇七八九號通緝令所通緝的人物，馬來亞各民族解放軍第十獨立支隊隊員，在馬來亞聯合邦柔佛州的森林中作戰。

一月十三日 孫同志對我們講了二十分鐘的話。我們吃了早餐，阿桂因為胃痛在那裏呻吟。阿羅因為搞亂保衛團與破壞隊的賬目受到公開斥責。我們為民運隊張同志靜默一分鐘，他是被匪徒政府判處絞刑殉難的。他只有二十一歲，讀過四年書。他很願意深造，有空的時候，如果不去破壞膠樹，收集糧食，散發宣傳品或者其他工作，他就看書，學習，參加討論會。有一批由警察站供給的子彈，他在運送的時候被那些豬仔軍隊捉獲。安息吧，同志！你為革命犧牲了你的生命！成千成萬的青年為了爭取自由會起來接替你的崗位。

十名新招募的同志來到裏邊受訓。他們有幾個是從星加坡來的。

一月卅一日 孫同志來了，去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本區的情形。謠傳本年內可能改變戰

暑、我們做的很有成績；人民供給的食糧與金錢大批繳來，我們做了不少事。同志們都在談論孫的爲人。他的作風給我們印象很深，我們願意向他看齊。他在裏邊的時間比很多人都更久。

今天晚上的自我檢討討論會中，大家都笑阿毛。他做自我批判，認爲他的最大毛病是神祕。我們大家都笑了。阿毛是最愛說話的。新聞到了他的嘴裏就像水倒在漏了的壺裏。他們對我的批評是對待工人態度過激，對待新的合作者態度過苛。

二月十七日 我們的隊長報告說，有一位新教員不久快要來了。

二月廿四日 天氣晴朗。割斷了一千碼鐵絲網（七位同志）。到郎得利膠園去警告塔米爾割草工人要停止割草。包工的工頭答應服從我們。阿羅在鳩收工人的捐款時又犯了錯誤。他的表哥崔大狗散工以後請我們到他家去。我們換了膠工的衣服去了。我們吃肉丸，喝咖啡，崔大狗帶我們到薰膠房後面去取米和肉，還給了我們兩斤火腿，臘腸，以及信件。

三月二日 今天的會議中隊長報告說紅星報批評我們沒有能完成去年的工作計劃。我們有

幾千株膠樹沒有照計劃破壞完成，我們預定清算的漢奸，膠園經理以及走狗，都未能執行。獎章被北柔佛昔加末單位獲得了。我們被批評爲懶惰，怕雨，怕天氣壞，等等。

我們抗議這批評不公平。阿桂說昔加末單位所面對的只有紅毛軍隊，可是我們這裡作戰的對方是辜加兵！

紅毛鬼子笨手笨脚，聲音大，怕熱，怕馬蝗；可是辜加兵却像日本人一樣兇狠，不聲不響。他們突然手握利刃出現了，最喜歡砍了頭或手帶回去。新同志對這個都很怕，他們都怕死後變成無頭鬼，永遠留在森林不得超生。

三月十四日 分發毛巾，香烟，發了我一枝鋼筆以便記賬。有一位「大叔」（註）到了，帶了信件來；他在這個地方是個新人，他原來是北邊路上的信差，帝國主義匪徒襲擊了他的，一個連絡站以後，被調到這裏來。

三月廿九日 砍伐了二百四十七棵樹（三位同志）。阿羅現在負責收繳食糧，阿桂幫助我鳩收捐款。昨天從郎得利膠園收了三百元，還有人民自動獻捐的小額捐款。

（註）「大叔」是森林中指信差的術語。

阿桂的妻子是個食糧供給者，今天到裏邊來了。她幸而逃出。有一個漢奸告密，紅毛鬼子搜查了那個膠園。紅毛兵捉住了她的妹妹和四個孩子；阿桂的老母親跟在他們後面（她是纏足的）叫：「把我也帶去，把我也帶去。」因為她害怕一個人留下來沒有人照顧要餓死，所以他們把她也裝上羅厘跟許多其他工人一起運走了。阿桂的妻子一邊哭着一邊訴說。她的女兒細妹也叫他們帶走了。

四月一日 燒了兩輛南發巴士公司的巴士車，南發的經理是個反動的走狗漢奸。他跟英國人合作，拒絕繳納月捐。可是他現在認捐了，因為他經不起損失巴士車了。

四月四日 與郎得利膠園的警察達成協議。我們到了的時候，他們繳出一兩枝槍以及若干子彈，然後向空放槍，表示遭受襲擊。我們保證他們的安全。他們也同意放棄某一地區的鐵絲網工作線的巡邏，讓「拉郎」（註）長高，以便我們的食糧供給者夜間行過。

四月七日 有兩位同志從另一個營寨到我們這裏來了。一個就是我的老朋友阿藍。我們小（註）「拉郎」是馬來話，指野草。

時候，在昔加末城裏住隔壁。阿藍在日本劊子手來的時候走了，到裏邊來。他十六歲的時候加入組織，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中作戰，這就是現在我們這森林中的光榮革命部隊。馬來亞民族解放軍。

日本投降的時候，阿藍參加過星加坡的勝利遊行，英國人捲土重來，給過他一個獎章和叻幣三百元換取他的槍枝。可是他們開始逮捕我們的同志，阿藍就回到裏邊來。

他在精神上痛苦極深，因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屠殺了，他的一位姐姐和三個弟弟是在英軍戰後重回馬來亞的時候被馬來人排華殺害。

另外一位同志是女的，是從附近的拉必士膠園調來的。她在黨裏的名字是小雲。

四月十日 新教員來了。他很瘦，有肺病，永遠是在吃藥。他的聲音尖銳，可以聽得很清楚。

跟埋伏隊出發。燒了一輛膠園羅厘，對工人們演說。兩位新同志訴苦有馬蜢，伸斥了他們。在森林中生活，最要緊的是忘記森林。必須避免注意身在森林，走路的時候要像是在城市中的大馬路上走一樣。紅毛鬼子進入森林特別難過就是爲了這個原故；他們對於每一片水塘，每一根刺，每一塊樹葉，都要注意，他們害怕那些交插的樹葉，悶熱的空氣，以爲是綠

苔的毛蟲，手上沾着綠苔。只要一注意森林，你就不能在這裏邊住的久了。

四月廿八日 不久就是偉大的勞動節了，外面的人民送來大量食糧準備犒勞我們。新同志們在想家，告訴我們，他們在家裏做什麼，吃什麼，等等。禁止了他們，因為這對於精神的影響很壞。

與郎得利膠園破壞隊的隊員們在馮吉家裏過夜。早晨出發運輸食糧。我們分手以後去兩個膠園警告所有食糧收集者。以後沒有事情，看了一下午書。五點鐘吃過飯以後，我們準備好了。回到郎得利膠園的路上，但是受到前面有埋伏的警告。接頭地點改換。找到我們的食糧供給者，開始工作。每個人都很高興搬的東西真多，有人先去搬請援兵了。最後我們一共有二十來人。東西那麼多，我們甚至要分做兩次搬運。半路上，破壞隊的同志們也來幫忙。小雲替我們煮飯，阿桂的妻子幫助她。小雲是一個很好的同志，永遠笑容可掬。晚上唱歌，訴說我們兒童時代的故事。

五月十五日 清算了郎得利膠園的一個漢奸，名叫阿孟，是縛在膠樹上用「長叩」（註）（註）「長叩」是一種馬來刀。

砍了的。後來崔大狗把他指示給膠工們，讓他們明白他的奸惡，和我們的力量。

五月卅日

孫同志回來了。新的指示：選擇攻擊目標要更加審慎；避免使人民發生反感或者害怕；儘可能向他們宣傳。只對付那些被工人仇恨的膠園經理，放棄其餘的。對馬來人親善，尊重他們的宗教。

孫同志向那些新同志們問話並與阿藍和小雲談話。是阿藍的生日，他今天二十四歲，加入組織已經八年了。除了有一年在外面，其餘的時候都是在裏邊。我給了他幾枝香烟和一本新日記本。晚上擦槍，談起日本鬼子時代的生活。

六月五日

小雲帶回來一點葺草葉，椰子，豬肉，還有兩隻雞。她到郎得利膠園去了，帶來不好的消息。漢奸阿孟處決以後，崔大狗，馮吉，和許多其他膠工都被警察捉走了。他們把好魚壞魚一網打盡，不管有用沒用。

不過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的組織無孔不入。在集中營裏，像崔大狗這樣的人是知道如何爲革命而工作的。

六月十日 下大雨。新來的教員病了，吐血，他的臉上燒得通紅。

阿毛私下說組織爲了偏差與背叛的罪名在昔加末槍決了以前的陸同志。他在各部隊間散播失敗主義，批評我們的戰畧錯誤，壘區的人民害怕我們，差不多像害怕英國兵與馬來警察一樣。孫到這兒來，阿桂疑惑他是來看看有沒有偏差份子的。我們這裏一定一個都沒有。

七月一日 昨夜我們大規模進剿烏魯舍利壘區，

烏魯舍利的人民對於那些壓迫者又恨又怕。他們從前是森林邊緣的農民。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們一直供給我們食糧。戰後他們停止供給了，可是，不願恐嚇威脅，他們還是繼續幫助我們。有一天，英國帝國主義丘八來了，把他們都裝上卡車運走了，他們的茅寮被焚毀了，他們的莊稼燒掉了，豬也屠殺了。這是六個月以前的事。人們在車上過了兩天。太陽曝着，他們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後來被送到烏魯舍利，住的地方周圍被圍上鐵絲網，以便阻止他們運送食糧接濟我們。英國人決定把他們安置在這裏的時候，他們是在乾季看見這一塊地，把人民運送來的時候已經是雨季了。他們用鐵絲網把這塊地方圈起來，命令他們自己蓋茅寮居住。

在這樣水浸的地方，人民怎麼樣能蓋房子居住呢？水深到腳踝，很多小孩子都病了。紅

毛鬼子來了，看了看，又走了；又有更多人來了，搖搖頭。他們告訴人民忍耐，運來了一些石頭沙子鋪在泥地上。現在人民有了割膠的工作了，是在附近的膠園，茅寮也蓋起來了。他們沒法多生產糧食，他們嚟若寒蟬，可是恨那些英國人。

所以今天早晨，天還像魚肚皮一樣的時候，我們對烏魯舍利發動了攻擊。

我們在環繞墾區的鐵絲網外的拉郎裏等着，可以看見鐵絲網裏那些提着膠桶，拿着膠刀的婦女小孩擠在關閉着的大門周圍。胆子大一點的女人在那裏發牢騷，因為東方已經發白了，警察還沒有開門。這就是說他們要走晚了，收膠的時候要很熱，直到下午他們割完了膠回家的時候，她們和她們的小孩子都要八九個鐘頭沒有得吃也沒有得喝。

後來有人去敲警察局的門了；出來一個馬來警察，還沒睡醒，穿了一件破沙籠，提着一枝槍，他沒有搜查那些女工有沒有私帶米糧，因為他太睏了，他開了大門。我們就在這個時候從黑暗裏跳出來，刺了他一刀，他還沒有能力叫喊已經被我們抱出去。那些婦女與小孩都嚇了一跳，可是在他們叫喊以前，阿桂指着他的軍帽上的紅星，鎮靜而清楚的說：「不要怕，是我們，裏邊的人。」他們馬上就明白是我們，安靜的走出來，眼睛看着前面，好像我們只是看不見的烟霧，視若無睹的走過去了。

我們於是向警局跑去。還有四個警察。他們還沒來得及站起來，我們已經捉住他們。其

中一個叫阿藍，是一個虐待我們的人，他在日本時候專門告密，在昔加末給那些日本鬼子帶路捉中國姑娘強姦。所以我們就用他自己的「巴郎」（註）把他砍成了幾段。

那幾個哀求我們放他們走。我們要他們承認他們恨他們的主人，英國人，英國人把他們當鷹犬，他們做這一行職業只是爲了吃飯，等等。我們強迫他們道歉，並且答應以後幫助我們。他們給了我們食糧，軍火，八十粒子彈，三枝來福槍和一枝手槍。我們燒掉警察站，退回森林。這樣報復了我們的人民所受的冤屈。

今夜紅毛軍隊開到了，正在搜查這個地區。烏魯舍利的人誰都不準走出茅寮，連上廁所都不準。丘八們在搜查每一間屋，每一個人。可是我們主持正義的新聞却傳播出去了，各膠園都會知道。

七月十五日 烏魯舍利的人民被卡車裝往集中營。昨天有一個拿手杖的軍官帶了一個翻譯來，大事咆哮，罵他們是壞東西，通匪。那些婦女偷偷的說：「你們燒了我們的屋子，宰了我們的豬，糟蹋了我們的莊稼。你們把我們驅逐到這個爛泥塘裏來，我們的孩子都死了。天有眼睛。我們要在老天爺那兒去告你們。」

（註）「巴郎」是一種馬來人用的短劍。

可是有一兩個說：「裏邊的人如果不進攻警察局，我們不會受這樣的罪。」他們是不了解我們的行動的戰畧需要的。

七月二十日 軍隊在搜查這個地區，我們都被懸賞通緝。我們越過泥塘往北去，走了一天達到另一處營寨。我對阿桂說，這像從前跟日本人打仗一樣。像我們這樣的老同志，對於森林已經發生興趣，絲毫不覺得困難。我們能吃苦，有了訓練。可是新同志們起初太興奮了，現在吃不消，就想着回到外邊去坐監。他們到裏邊來，有的是因為並非自願，有的是因為一時氣憤，沒有正當的革命理論的思想訓練或者認識。現在有很多人到裏邊來是因為逃避政黨的軍訓。他們害怕被英國人強迫加入軍隊或者當警察。可是這些青年男女時常是脆弱與主觀的。有的吃不了苦就要投降叛變。

小雲同志說，她在拉比士附近割膠的時候，時常跟她的女同伴引誘青年到裏邊來。她的女同伴們刁難那些小夥子們，除非他們加入組織，她們永遠不會嫁給他們。「你願意成為裏邊的人，還是願意當豬仔丘八？」她們這樣問那些小夥子。我對於小雲的尊敬與日俱增。

八月廿四日

我們的新教員對於他的藥品十分吝嗇。他老是叫那些通訊員帶信，要藥丸。

我們的新「大叔」把這些信件放在他的牙穹窿裏。今天我頭痛，問他要一點萬金油。他說他一點都沒有。新同志很喜歡他，因為他會編歌曲，教他們摔跤，唱舊戲。可是他在森林裏不識路，永遠不敢離開營盤。

八月廿八日 孫同志又來了。謠傳附近一個營盤有兩個人因為偏差被處決。孫同志檢討我們的成績。上月份中破壞的四萬六千株樹，三萬四千株是我們的膠園砍伐的。在過去兩個月中，我們單位裏的人破壞了十二次鐵路，帝國主義者怕死，坐了裝甲車來往，招募了幾千名無知的馬來人當兵，當警察。他們從外國調來了更多的紅毛軍隊，他們說跟我們作戰每天的花費是五十萬元。他們承認爲了同我們作戰，他們動員了十五萬軍隊與警察。他們說我們只有區區五千名「匪徒」。可是他們監禁了三萬五千人在監獄和集中營裏，另外有五十萬是在鐵絲網圍着的墜區！

會議結束的時候我們充滿了希望與力量，鼓掌，呼口號。

九月一日 小雲說她的母親和弟弟都在六個月以前被捕。她可以跟她關在集中營的母親通信，因為她母親的一個朋友，另外一個女人，有一個表妹嫁給集中營裏的一個馬來警察。那

個馬來人要錢不多。還有一個警察局的女暗牌，她跟一個白種人警官睡覺，她只要有錢就答應幫忙。小雲可以得到每一人或每一件事的情報，我真想不到。我說，我希望這些事她都報告給我們的區司令。她說孫同志都知道。

九月五日 阿毛同志又在透漏消息。他說阿孫與小雲在搞戀愛，他們已經請求黨批准他們的結合。

我懲罰阿毛散佈流言。阿毛一再的製造同志們的謠言。他原來是推銷腳踏車零件的，替我做過很多事，在一個星加坡的車廠裏，給我們製造手榴彈壳，警察搜查他的時候他來到裏邊。不管他的主觀態度如何，大家都對他容忍；他對於製造武器很有辦法。

九月十日 頭痛。我們的區司令給了我一些瘧疾丸。有一位新同志帶來了一架柏郎尼照相機，他在我睡覺的時候給我照了一張相。新同志們喜歡全副武裝的照團體相。有些人非常胡鬧，雖然年紀已經不小了；最年青的也有十八歲。我看着他們，好像自己已經是四十多歲的老頭子，差不多忙記了我還沒有二十二歲。

九月廿六日

我們的營裏有處決犯人的事。

小雲跟我在計算破壞隊的食糧消耗。我們忽然被召集去開會。那個叛徒倒背着手縛着，跪在那裏。我不認識他。阿桂說他以前是給我們的某些單位送米的，但是向警察告了密，現在已經決定處罰他。

阿毛走出來，報告他們如何捉到這個叛徒。有四個同志到他住的店裏去，是在膠工們把樹膠搬去壓榨的薰膠房隔壁。他們等着他，可是他沒有來。他們到他家裏去，看見他在路上走。他毫不疑懼。阿毛要他到森林裏走一趟，說我們的區司令有要緊事要見他。那叛徒說他很忙，明天來。於是阿桂突然命令他把手舉起來不要動。他想要跑，可是一位同志把他絆倒了。他們把他綁上，穿過膠園帶到營裏來。

我們的區司令，破壞隊隊長和教員做法官。審問他怎麼樣向我們的迫害者告密。他說他沒有提供過真情報，只是裝做告密，因為暗牌懷疑他，常常突然來到他家，向他問話，恐嚇他。他說有一次他把他的運米羅厘停在路旁曾經引起很大的麻煩。他正要搬一點米給我們的時候，忽然來了六個警察。他們把他帶到警察局審問了六個鐘頭，他向他們說的話都是編造出來的假話，根本沒有價值。

可是阿毛大叫道，我們有兩個供給食糧的人就是因為他的告密被辜加兵捉去的。那個叛

徒否認，可是証人都是反對他的；他因為告密曾經得到過兩百元的獎金。他哭了，說他有時要吐露一點情報才能拯救他自己，可是他自己一向對我們效忠，而且有時還供給食糧。可是我們火起來了，判決他死刑，叫他自己掘墳穴，我們用斧子砍了他的頭。

晚飯以後我們一直還在討論這一次的審判，那個判徒怎樣被審，怎樣被捉，怎樣死的。

十月五日

現在已經証實孫同志與小雲同志曾經請求黨批准他們的結合。

十月六日

我碰見小雲一個人在河邊洗菜。這個地方很幽靜，有一小塊空地向着河邊斜去，地很堅實。從這邊可以望到河對岸的灌木，樹根好像是臃腫的肥肥的手指抓着河流，粗大的蛇一樣的樹根周圍又長着千萬萬像針一樣細的小樹根，一根一根刺到水裏，有幾百步遠。我開玩笑說：「小雲同志，給你道喜呀。」她一句話也不回答，臉一紅，走開了。

十月十七日

我們有十個人在離這裏七英里的大水管旁邊埋伏，清除了三個迫害者。一個紅毛鬼子和兩個華人漢奸。我們把那四個馬來特警縛起來，奪了他們的槍枝，子彈，向他們演說。我們這一單位其他的同志在各膠園對膠工公開演說，散傳單，插旗子，砍樹，等等。

十月三十日 今天在膠園碰見一個塔米爾膠工，他看見我就跑。我怕他去報告警察，向他開了槍。他正面爬了下去，蹬了幾下腳。我沒想到他身上那麼黑，腳掌倒那麼慘白。我回來報告這件事，因為沒有充分理由而致人於死，受到嚴厲的責備。可是我聲辯這並非無故誤殺，因為這個人一定是敵人；為什麼他看見我就跑呢？

十一月一日 阿毛有了麻煩。他在森林的那邊的時候，跟一位女同志搞起戀愛來。黨不同意，因為他已經結婚，而且他的老婆正在集中營裏帶着三個孩子一起受罪。可是那個女人跟他秘密通信，希望黨能重新考慮。今天阿毛聽說他的相好已經調到北邊去，而且決定斷絕他和他的關係。所以他很煩惱，這是他第一次舌頭不長在他自己的嘴裏了。

十一月十日 糟糕的事情發生了。我都沒有能寫日記，現在才能把這幾個星期中的事情經過說一說。

十二月二日 我們的營寨忽然被新調來的軍隊突襲。幸而我們這一單位有半數人早在兩天之前移往別處，其餘的一半要在一星期之後才搬動。警報來了的時候我們趕緊拿起武器，

可是軍隊已經來到，在開火了。幸而不是辜加兵，是紅毛鬼子隊伍；我們有很多人都逃出來了。我很幸運，因為我已經穿好了衣服預備出去工作，我的東西和日記都帶出來了。可是別的人沒有這麼運氣。我跟阿毛阿桂爬過深草，逃出來了，可是我聽到哭叫的聲音。我知道是小雲被俘虜了。

我們走了兩天兩夜，每一次只休息幾小時，穿過森林與沼澤。軍隊沒有追擊。我們到達了休息站，那裏我們有幾個工人。我們在那裏碰見幾個其他的自己人。我們休息了一個時期，過了幾天接到通知到這裏來。所以現在在這裡。

我從我們的工作人員，膠工和我們的朋友那裏聽見小雲被俘的經過，有四位同志犧牲，豬仔們拖她走的時候，她曾經掙扎哭叫。

十二月十五日

我們已經整編。我們分成兩三個人一組向另外一個地方開拔。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維持我們跟星加坡的交通線。我們要住紮在土達附近。土達大約有八千居民，大多數是客家人，她們的男人都跟我們一起，是裏邊的人。

孫同志說，維持供應品運到森林的營寨來最爲重要。食糧與配備。食糧可以從土達的婦女們那裏得到，外邊的朋友自然要運送食糧給她們的丈夫的朋友們的，還有她們自己的丈

夫，兒子。所以我們永遠不會缺糧。

最後阿孫說：「你們記住，組織中是沒有失敗這件事的。只有戰畧的改變。」我注意他的面部表情；他始終是像從前一樣。好像小雲還是在我們一起一樣。……

我是負責保護從這裏到星加坡的一條交通線的。也許我可以再見到我的母親了。她是一位「大嬸」，替民運做通訊工作差不多有十年了。



第五章 這是甚麼城？

汽車駛進郭別墅的甬道，兩旁都是剪過了的綠茵草地，綠草已經隱沒在黑暗裏，這時又在我們的汽車燈光照射之下顯露出來了。烏木似的天空上閃耀着明亮的星丸。汽車駛進發香的素馨花叢，前面是燈光輝煌的門廊，幾根人造大理石的柱子上懸掛着歡迎客人們的紅、白、藍電燈。大門的石階上站着一位矮小的戴了大眼睛的男人，穿了一件沙魚皮的白上衣，繫着一條黑領帶，上衣和領帶都顯得太大了。這是郭文的首席秘書——謝先生——他現在正趕到我們這邊來，笑容滿面，兩隻手高舉過頭表示我們正好到達了目的地。

「歡迎！」他高聲叫道，摸着黑尋找我們的手，用力的握着。「你們到了，郭文先生要高興起來了。大家都等着你們……啊，不！你們不晚，不，不，還很早。」

我們登上石階的時候，一個馬來車夫，戴着一頂黑絨「松高」（註），穿了一件有扣鈕的白制服，下身圍着一件湖色銀線綉花的圍裙，登上我們的汽車，敏捷的開去停放。又一輛汽車駛過甬路，出來的是陸克·戴維斯跟他的未婚妻馬克辛·傑拉耳，謝先生又在重複他那

（註）馬來人帶的圓形小帽

一套話：

「歡迎，歡迎，戴維斯先生，太太。大家都在等你們。」

「那麼是我們來晚了。」戴維斯說。

「不，不！不晚，不很晚！還有很多別人沒到呢。」謝先生笑容可掬的說。

總督府有全班的各級參謀副官制服筆挺的排班林列，也不能比郭別墅宴客的排場更豪華。又有一位郭文的親信在走廊裏迎接我們。這是藍德，他時常把郭文稱做「三叔」，因為他們的祖先都是從中國的同一個鄉村來的。我已經在陸克·戴維斯那裏碰見過他：他好像是到處都出現的。

我們由藍德陪着，走進客廳。郭別墅是二十年前建築的，像星加坡的大部份建築一樣，它的一切都是「一九二四式」，除了洗澡間。郭文時常說要把它拆了重新改建。他在星加坡和聯合邦都有很多房產，新的，摩登的，流線型的。可是他一直住在郭別墅，只是把衛生設備改良了。像所有的亞洲人一樣，他知道一間浴室是進步的保証象徵。

天花板上是玫瑰花圍繞着的天使像，刺眼的藍色霓虹燈環繞四壁垂直的照射出強烈的溢散燈光，這底下有那麼多客人，那麼多人坐着或站着，憑藉着那些笨重的雕花木器（維多利亞式與中國式合璧的），只有當你想找一張椅子坐下來時才發現這百來名客人原來是像他們

各不相同的清楚，嚴格的按照他們各自種族系屬劃分開的。

圍繞在一張大長沙發周圍和坐在其他的白布覆蓋着的坐椅上的，是英國太太們，警察官員的妻子與未婚妻。穿着印花衣服，她們興奮的高談闊論，在熱帶地方，題目照例是家庭瑣碎，用人的欺騙，以及個人的胃病。在靠牆的幾張專為擺設用的雕花椅子上，有三位中國太太，中國式的高領長旗袍，還有三位是本地的「娘惹」（註）裝束，透肉的「客峇亞」與花「沙籠」。她們微笑着，無目的望空注視，不屑於說話，也不屑於動一動。兩個馬來女人，瘦瘦的身軀裹在飄飄然的長衫裏，並肩坐在一起羞怯的互相握着手。站在旁邊的是她們的丈夫，矮小而且縐縐縮縮，不時尖聲的大笑起來，又趕快吸着煙斗藉以抑制自己。其餘的是站滿客廳的一組一組的男人；穿着帆布制服的英國警官在跟其他穿着帆布制服的警察談論本行生活；或者是在跟穿晚禮服的政府官員談着緊急狀態；華藉頭家們，分別隸屬於郭文的各種公司，會館，公會以及其他社團，都與警察有交代；沒有警察禮申不能砍伐樹木的木材商；替政府包工的建築商；樹膠商；要在警察的保護之下冒着埋伏襲擊南來北往運輸食糧的竊匪車公司東家；向那需要成千成百英里的鐵絲網的政府供應鐵絲網的鐵商；他們都在那

（註）「峇峇」與「娘惹」是在馬來亞出生的華人的稱謂，他們的家庭都在馬來亞居住了一世紀甚至一世紀以上。

兒，擁擁擠擠的聚成幾團，臉上掛着同一的笑容，他們永遠是在極盡努力的做出瀟灑自然的樣子。

有時候，有一個脫離了他所屬的一組：小心翼翼的越過隔離着他和那些白種警察們的兩尺距離，舉起他的酒杯，用兩隻手捧着，表示他想要跟某一個英國人同飲一杯。這樣一來，那個白種人就要把身子轉一個半圈，眉飛色舞的表示他十分高興，大力的握着他的杯子慢慢的飲着，一切的身段都是在表示他的心情愉快與雅興。這樣的客氣之後，彼此再都舒上一口氣，互相鞠躬，微笑，無上的友誼與熱誠，然後再回返原處，各歸本位。

他們當中穿行着幾個廣東阿嬭，絲綢褲，白襯衫，頭髮柔細油亮，烏黑黑的像是漆，手裏托的是虎標啤酒的廣告托盤，盤上放着盛了純淨的威士忌與白蘭地的玻璃杯，另外有穿花衫褲的姑娘們勉強的侍候蘇打水，薑汁水，和冰塊。在這個人羣當中，郭文本人像是大海中起伏不定的波濤中堅定駛進的一艘孤帆，前導的是他自己的笑聲，後隨的是兩個穿制服的猿臂熊腰的保鏢，一團和氣，親切與威儀，灰白了的頭髮固執的向額前直豎着，圓圓的一張臉上顯露着堅強而粗實的線紋，照在相片上簡直像個天使，眼睛烏黑，年青而有活力，高興的像個小孩子，談話，握手，握着一杯白蘭地，逢人碰杯，做着傾杯而盡的樣子，其實酒不沾脣，這就是郭文，銀行家，樹膠大王，百萬富翁，公司董事，這樣的人他的生命是註定了要

創造財富，他們創造了馬來亞。郭文來來回回的走着，歡迎着他邀請來的百來位客人。

「多麼親熱，甜蜜，可愛的小人兒！」馬克辛·傑拉耳說。

※

「我們學走以前先得學爬。」莫沙爵士說。

※

※

席開了，照例是五光十色的碟碗：煎明蝦，核桃雞，凍鴨肝，中國火腿鮑魚，魚翅湯，大件一個跟着一個。一共是十桌，每桌十個人：兩女八男。

莫沙爵士坐在我的右手。桌中間一個銀盤裏盛着那白蘭地顏色的烤乳豬，這是一切正式宴會中所不可避免的，豬嘴衝着我們，尾巴指向另外的一端。馬克辛叫道：「多麼可愛呀！……可憐的小東西！」我們那位馬來紳士恭恭敬敬的吸着橘子水。他不吃，因為所有的食物都已經爲豬肉沾染；可是他郭文的朋友，來了是爲畫到的，在家裏先吃了東西才來的。

也許是那隻乳豬打斷了莫沙爵士的深思，使他把他那烏黑而可愛的眼光轉向了。他身上流露着那真正的神秘傳統的東方尊嚴。他一點沒有那些王室貴族們的笨拙而拒人千里的故作逢迎。反之，他帶着殖民地的特有現象：由於與外國統治者的接觸，這樣產生了一種人物典型，他們由於忠實的摹倣，無意間變成了他們自己的主宰們的諷刺畫。他的態度瀟灑自然，語調和霽客氣，令人至少不致生疑，即使並非可信的話。這樣的都市化的人物自然是誠

懇，直爽，老實的，……他玩的一手好棒球，像這樣的人自然是非常理智的。統治當局評判他們的創造物，假如不是根據他們已否充分吸收他們自己的習慣的一眼可見的外表舉止，那要根據什麼呢？莫沙爵士在馬來亞政治中已然像一道光芒一樣足資注意。他的公式簡單，已然獲得權威當局的注意：「慢慢來。我們沒有十分確有準備之前不必談獨立。我們必須在學走以前先學爬。」

「我的新黨成立典禮，你一定要來參加。我把它定名為『緩進獨立黨』。『緩進』是因為我們實在是往往前進而且開明的。我們的目的是各取所值。改良，不是革命。我們必須要我們的當前任務訓練我們自己。不應該忙而亂忙，是要一團糟的。我們必須聽那些久有統治經驗的人們的話，不能聽那些年青的瘋子。全國的重要人物都支持我們的黨，包括殖民地政府。」他補充的說，眼光熱烈的看着我，好像他剛有了一個震撼世界的新發現。

「你的主張既然如此，那我是一點也不懷疑的，」我說。

「緩進獨立黨，」莫沙爵士說，「是要能使任何人都滿意的。我們實在是代表馬來亞所有各階層的。所以一切有正義感的人都支持我們。膠商，鑛商，普通商人，蘇丹，當然，」（他恭而敬之的說）「還有……啊……人民大眾。大眾的利益是與緩進獨立黨的中心主張十分接近的。」莫沙爵士結論說。

郭文的笑聲從旁邊的一張桌子飄過來了。坐在我們桌上的他那位馬來朋友也笑了，吸他的煙斗，煙斗裏已經沒煙，空洞的響着。這使他更開心，他溫柔的向着自己笑着。

「了不起的人物，郭文，偉人，最優秀的當中的一個！」克萊克維爾說，他是馬來亞的文官，坐在我一桌。

「你的太太們呢，恩柴（註）？」我問那馬來人。這又使他高興起來。

「她們回家了。大的那個見了男人十分怕羞。可是小的那個，啊……她了不起。你一定要求聽聽她演說。她下一個月在馬六甲演說。她在政治上是激烈份子！」恩柴依斯邁說着，笑不可仰。

「你那位尊夫人施·阿薩瑪對於我們緩進獨立黨一定是無價之寶，」莫沙爵士說。「可惜她浪費時間加入了昔馬（就是說普通一切馬來亞機構黨：我從前也在這個組織，後來脫離了他們，他們是要在學爬以前先學走的）。」括弧裏的話是衝着我說的。

「她現在很忙，正在組織默迪加女童子軍，」她的丈夫興高彩烈的回答說。「默迪加」這個字是馬來話，當自由講，這個字對於克萊克維爾是令人心寒的，他在喃喃的談着一些關於舊日的良好品德的墮落的話，「就是在馬來人當中，自由的幻想也使他們目迷五色了。」

（註）「恩柴」適用於男女兩性的馬來尊稱。

「我們不能讓中國人參與本邦的國家大事，」副警察總監包·斯突耳一邊嚼着乳豬皮，一邊高聲對馬克辛·傑拉耳說。「我是說，凡是不願效忠的華人一律驅逐出境，……把他們全數送回中國去。」

他又拿起一塊又香又脆的烤豬皮放進嘴裏去。「兩年以來我已經調了十四次差了，」他一邊嚼着一邊說。「剛知道我的副手是誰，認識了一兩個警官，前任辦公桌上的文件翻了一半，砰，又調差了！……後邊接任的人繼續對匪徒作戰。」

「這好像是樂隊的樂師換坐位，」馬克辛說着，把頭髮往後撩了一下，看了坐在旁邊桌子上的陸克·戴維絲一眼，派頭真像個老板娘。「希望陸克調到星加坡去。至少他可以在那裏住下來。」

「在馬來亞調來調去是免不了的，」包說。「有六個月例假的人太多了，剛回來的人也太多了，……可是無論如何在兩年之內調十四次差，這是打破紀錄的，」他補充的說，心裏很滿意這種榮耀。

在旁邊那個桌上，陸克是坐在郭文的一位令愛的身旁的，郭文的女兒今天至少有五名在坐。三個穿的是客峇亞，這是一種闊領長袖的短衫，邊上綉着花，沒有鈕扣，用幾個鑲有假鑽石的金質別針別起來，底下是沙籠。這是馬來裝又不是馬來裝，是老年的馬來婦女的裝

束。娘惹裝就是這樣，穿娘惹裝的華籍婦女，她們的先世在這裏已經住居了百年以上，接受了很多馬來人的生活習慣；從容不迫，有一點懶惰；那古老的服裝，以及很多馬來話。新時代的華人把他們稱做「中國峇峇」。在郭文的家裏，年長的女兒們都是峇峇裝；年輕的是激烈的中國派，絕對不穿這個。亞洲革命，民族主義與戰爭，把這兩個時代的人隔離開了。

郭文的女兒像他的兒子一樣多；在警察局的檔案中，她們的號數，她們各種各樣的名號（不想費事去明白中國人的名稱習慣的當局一律把這些名稱粗率的稱做「別稱」），時常是前後都畫有一個問號。在這個家裏有兩個情報員是門專負責調查它的親屬關係的。可是情報愈多，檔案也就愈亂。郭文的子女不一定都是他自己的孩子；有的是收養窮朋友的孩子；其他則是同族的人送給他的，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子女在他們自己的手裏不如在郭家更有前途。在日本佔領時期，郭文的一位能幹的姨太太曾經收養了十八個沒有人管的棄嬰，其中有四個是塔米爾人。所有這些孩子都是中國姓名。這是一族，不是一家，都屬於「郭文的子嗣」，可是沒有人能把他們的號數編排得清楚。

有一個美國新聞記者，走馬觀花的考查東南亞，有一次問郭文他的成功秘密是什麼：郭文想了想，和顏悅色的笑道：「投資。人類最好的投資是人。」郭文委任他那許多公司的經理，秘書，司帳，是從來不在親戚與同族以外去找的；就是他的保鏢也跟他有關係的，就是

血統上沒關係，至少也有感情上的關係：他們的祖父在一百年前的祖藉地方給他的祖父當過傭人。

坐在陸克身旁的那個女人，是郭文的親生女兒。她的臉上，是縮小了的她父親那臉上的粗實可愛的線紋，正像阿馬松盆地的某些野蠻部落泡製過的人頭，跟原來的形式一樣一樣可是縮小了。她的別號是「算盤」，中國名字叫慧蘭，英文名字叫貝嫌。算盤的綽號是因為她精於計算，同族的男人都稱讚她是一位理財專家。她有兩個牙是包了金的，這使她的外表不幸顯得有點過時。金牙在她年青的時候是一種時髦。她剛週遊世界歸來，正跟陸克很有趣的談論着這個，她最近的事業是經營一家的士公司往來於星加坡與吉隆坡之間。「火車每天都出軌，飛機太擠。我的的士可以一天就到，利便。」

「可是有人敢坐你的的士嗎？假如它們遭遇埋伏，像巴士車一樣被人燒掉呢？」她的長眼毛像柳葉一樣閃了閃。「終歸有做生意的人有急事要找的士，……可惜沒有紅毛。」她補充說，一板正經的狡猾的說。

「你不想找一個像我一樣的紅毛鬼子在你的的士車裏被人殺死呢？」

算盤哈哈大笑，一隻手敏捷的拿起一條銀匙羹把鴿蛋湯分送給在坐的人。鎮靜了以後，她舉起杯來敬酒；她喝了半杯，她喝的是橘子水。客客氣氣的，她的話題進入了這餐晚飯背

後的主題。

「我父親想要跟你商量商量在他土達新村附近的樹膠園裏多派幾名特警。」

「我起初就懷疑你父親今天晚上請我們吃飯，不是爲了他對於紅毛鬼子有什麼特別好感的。」陸克笑着說。

「你說什麼，啦？剛好相反，他對於警察很有好感。他把你們當做他的朋友。」算盤開始恢復了她的馬來腔調，跟陸克開着玩笑。「我們知道我們要靠你們，……我們十分感激你們。」她說。

「車大砲，」陸克說。「我們不談這個。」

「無論如何，」算盤說，「我們是你們的真正朋友，雖然你們不知道，而且你們不信任我們中國人。可是我父親想多要幾名特警住在他的膠園裏，你們不給他。你們把特警都打發到左右鄰近的膠園去，……爲什麼？因爲他們的皮膚是白色的，跟你一樣。你們不給我父親，……可是後來你們又說他膠園裏的經理向森林裏邊的人認捐納稅，因爲他害怕被人碎屍萬段。」

「特警不屬於我這個部門。你要去問那個頭兒。」

「我父親要去的。你們那個新頭兒。他怎麼樣？我聽說他不喜歡我們華人。他過於喜歡馬來人。一個『一切都是從前好』式的人物。」

陸克看了他的頭兒一眼，是剛從吉隆坡下來的，比他的前任高一級，好處是他曾經是「個中人」，「星加坡淪陷時期的日本俘虜。曾經是「個中人」的人現在是結合在一起的，在全馬來亞，警察局或其他部門中，都佔據着高級的職位。

由於緊急狀態的原故，警察在權力與數量上現在都十分膨脹。階級與薪金的膨脹是既迅速且速的。不然的話，幾個月之內升任高級助理專員，助理專員，總監，不可能這麼快的。「這是一個警察國家」，陸克心裏想，「而且是不得不然的，我想……警察現在是在自我高昇，未來就是養老金。你看一看印度吧！印度一獨立，所有高級人員都得到退休養老金。這個地方去了的時候我們大家都要有退休養老金的。」

陸克四周圍看了看，忽然覺得這個宴會場面變了樣：它已經不是普通華人社會歡迎新到任的警察首長的宴會，像他們歡迎任何其他新到任的英國政府官員一樣；它已經不是那種習見的英國式的予取予求，比日本人的賦課來得那麼順利圓潤的取求方式；而是代表法律與秩序，財富與產業的整齊隊伍，在展示着它們彼此之間的合作與相互依賴，企業東主及其保鏢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在酬謝那些來保護他們的穿着制服的白種警務人員。

大廳當中一行一行鋪了白台布的餐台，頭頂上的霓虹燈粗俗的散播着強烈得討厭的燈光，在這當中是友誼而非友誼，是歡笑而非享受，因為在每個人的身旁都站着一個正在從旁

監視的人，他們只知有自身利害的法律，森林中的法律。

森林本來離此不遠的。對於陸克·戴維斯，森林不遠。其他的人也許不覺得，在這樣的房間中，從那漆黑的方窓望着外面嵌滿了寶石一般的星辰的天空，也許會忘記了它，只覺得腳底下踏着的是大理石的地板。可是森林就在這裏，在每個在場的人的心底。

「對不起，我沒有聽見。」陸克對算盤說。

「我說，」算盤回答道，「你現在是出名傾向亞洲人的，可是你結了婚當然就會變了。」她的目光，狡猾的，尋找着，找到了馬克辛·傑拉耳，像熱帶的婦女一樣做着手勢，大聲談着，笑着，以便証明她是在說笑話。

「警察都是我的好朋友。」郭文把身子側向坐在他左手的警察總監，這是有意把他的坐位排在這裏的，主客的位置，檢了一塊軟爛的海參送在他的小碟裏。總監看見他的碟子裏這塊灰色的，海綿似的，名貴海味，打了一個冷戰，從他那美髯之下對着它微笑了一下。

「你有什麼要求儘管提出。我永遠是竭盡所能。可是在我這方面，我也希望你對我的處境有一點了解，……明白我的困難。……」郭文笑了。「我們華人在這個地方跟你們合作，永遠是冒了生命的危險的。對於這一點，我恐怕你時常不記得的，斯托拉先生。」

「我相信，」總監不自然的說，「我們都明白你們過去對現政府所表現的忠誠合作的，

郭文先生。」

「可是我得到的報辭是什麼呢？」郭文大聲笑了，興高彩烈，不遮不掩，可是他的話頭是鋒利的。「我可以表現更多，我的個人影響力並不小，……我甚至可以說服一些寧願逃入森林而不願加入你們的光榮的警察職業的年青，出來投誠，……可是你們不想給我一個機會試試看。」

坐在郭文那一桌的有他的保鏢跟他家裏的人，新到任的警察總監跟他本人，所以不會有什麼間諜人員會把那一段淹沒在歡笑聲中的談話報告到森林裏去。可是郭文非常圓滑，他知道在一個晚餐台上，除了暗示，不應正面單刀直入。他知道英國人是認為這樣有失體統的。所以他親切的搖了搖手，補充說：「可是，我們以後再說吧。」於是，敲敲桌子要求大家肅靜，他站起來，照例開始了那歡迎新任政府官員的演詞：「……斯托拉先生在馬來亞有多年的經驗，他來就任新職，我們該多麼高興！……他對於本地情形完全了解，希望他不要太快的調到別的地方去。……」（說到這裏，連那些在坐的英國官員們也忍不住有一個會心的微笑。）

新任警察總監也站了起來，稱讚郭文對政府的忠誠合作。可是算盤對陸克說：「我父親的秘書明天到你的辦公處來接洽特警這件事。」而且陸克是知道對於明天這個會談，他是要對總監報告的。藍德跟陸克握了握手，這是表示他可能今天晚上來報告一點消息，那個溫柔

的矮個子馬來人在算盤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算盤從台上一個粉紅色的塑膠小瓶裏檢了一根木製牙簽，不停的在剔着牙。

※

※

※

「我已經準備了，」莫沙爵士說，「緩進獨立黨明年舉行柔佛支部成立大會。我跟警察總監談過了。那一天要有兩百名警察維持秩序，……我們是有充份的保護的。」

莫沙太太的中國名字是香蘭，她的綽號是月亮臉，英文名字叫愛麗絲。她的姐姐，蘭蘭，是莫沙爵士的另一位夫人，自從莫沙升封爵士以後長期住在瑞士休養，住在一家公寓式的房子裏，門窗永遠不開，整天賭博消遣歲月。愛麗絲——月亮臉——香蘭聳了聳肩。「政治，」她說，「對誰都沒有好處。你為什麼不好好做點生意，發點財？」

「這是我的責任。」莫沙爵士回答說。

「共產黨來了怎麼辦呢？他們要槍斃你的，……都是那白種人吝嗇，」香蘭說，「他們在一九四五年的時候如果肯拿一塊地皮跟每人一千塊錢來收買他們的槍，緊急狀態也許不會有的。可是現在是土匪，土匪，土匪，而且我們都知道他們並不是土匪。他們也是兵。他們是愈殺愈多，……我不相信這會有個了結的。」

「在你看，」莫沙爵士沒有聽見他太太的話，就這樣問道，「他們是否不久要讓我做立

法委員呢？」

「那就麻煩更多，花錢更多，」莫沙太太尖酸的說。「我們做生意賺一點錢是正事，看看我父親，不然的話我不知道將來我跟你的孩子們怎麼樣生活，……我看你跟我父親都瘋了，這麼樣公開跟紅毛鬼子合作，……這是他們的戰爭，不是我們的。你就付捐納稅，不必說話。」香蘭睡意闌珊的說着。

※

「親愛的，」馬克辛說，「那個鑲金牙的小娘們真醜，你跟牠有什麼話可談呢？」

「她並不醜，」陸克說，「她實在很聰明。而且有趣。」

「你始終連看我都沒看，」馬克辛說着，撇着嘴，把頭髮甩到後面去。把一股染軟的金髮從前面甩到後面去，這樣的舉動在兩年前是十分美麗而動人的，那時候馬克辛剛從星加坡來，在殖民地政府當機要秘書。

「我是爲了工作的。」陸克淡然的說。

「親愛的，不要騙人。」

「老老實實。」不管他怎麼樣說，怎麼樣做，馬克辛是永遠有方法派他的不是的。他的思想返回到他的未婚時代，現在一個階段已近尾聲了。那時候是他來馬來亞的最初幾年，

英國軍政府的時代，白種人的太太們捲土重來以前。……回想起那些柔順聽話的馬來女人，頑皮有趣的中國女人，談起愛來那麼澈頭澈尾的實在；可是他不去想它了。那個時候社交方便。年青的英國人在馬來亞可以自由跟亞洲人來往。他們一直還是這樣，尤其是當他們還子身獨處的時候。可是白種婦女回來了的時候，有時——雖然並不是永遠如此——就不再這麼方便了，有時候甚至簡直不行。陸克不知道這是為什麼，而且找不出答案。有了跟他同種的太太，他的社交生活，就像打輾轍一樣只能徘徊於俱樂部與花園洋房之間，主要跟他的同類人來往。有了馬克辛，他就不能再跟藍德多見面，只有私下裏見面，也許，因為一半感覺罪疚似的，告訴馬克辛他是出去工作了。

他想跟馬克辛結婚。他想娶一個歐洲太太，不是亞洲人。他知道不然的話，那將來的後果如何。他跟他自己的社會之間的那種半業已形成的距離勢必要具體化；那些靠不住的把握勢必變得渺茫，撲空；他將永遠也弄不清楚他此時此地的作爲是否對的。馬克辛可以把他從所有這些煩惱中拯救出來。她那麼有把握。她的聲音就像是有把握的。

「總而言之，」馬克辛心裏想，……在馬來亞，男女的比例是五十對一，他們說。多麼荒唐。她花費了兩年的功夫才抓到一個，可是她現在疲倦了。她一隻手握着他的手，注視他的眼睛，他淡然的笑了，可是那酸酸的餘味終歸未去。

「爸，」算盤對郭文說，「我看警察方面可能是在偵察阿珠的。她又在發瘋。」

「又是什麼事？」郭文坐下在喝他的牛奶，他的客人都散了。他每天晚上都喝一杯牛奶的。他討厭牛奶，可是他那位豪華的醫生說牛奶對他有益。所以他就喝。

「遞送情報，張貼報紙……還是那一套。恩柴·依斯邁告訴我的。他的太太有一個堂兄弟在星加坡的警察局登記處作事。她看見那個情報員的報告正在翻譯，他們知道她現在的名字叫阿珠。」

郭文低聲的嘆了一口氣。「這些年青人，這些發瘋的年青人，……我要跟她談談。」

「您知道她為什麼要這樣嗎，……」算盤說，「她這幾年永遠是念念不忘她那個哥哥，她跟他通信。」

「我明天找她來，」郭文說。「我要告訴她不准再這樣。你去打聽打聽有什麼確實的對她不利的決定。如果有，我要送她去英國，她可以在那裏念書。不然的話，她有一天要逃跑的，逃入森林，那就沒有人能把我的女兒找回來了，……進入森林是找不回來的。……」

第六章 邁諾斯的審查

這一隊人好像坐了汽車遠足旅行，汽車是大而且亮的汽車，前後都有頂上架了機關槍的裝甲車伴隨着，而日爲了陪襯適當，中間還有一部槍桿如林的馬打吉卜。這是官方的觀察團在做他們每年一次的集中營視察。

第一輛汽車中是莫沙·巴加爵士，他用一塊藍條子的手巾蒙着臉的下半部。在他旁邊是包作義先生，這是一位可愛的好好先生，他那閃閃發光的眼睛隱藏在一副厚厚的太陽眼鏡後面。包先生在馬來亞各大城市中擁有一連串當舖，和名譽欠佳的生意，在上次大戰期間，由於與日本人合作，被森林裏邊的遊擊隊列爲「漢奸」，正是爲了這個原故。在英國人回來的時候，他曾經是英國軍政府的忠心支持者。他最近報效過一筆二十萬元的鉅額捐款，這使他在英國傳令嘉獎的有功人員名單中有了份，而且側身於馬來亞集中營視察委員會的組織中。

後面的一輛車是克萊克維爾先生，他那滿面紅光的臉孔使他顯得比他的實在歲數更年輕。他很有風趣，看人的時候眼光裏是一股熱誠，尤其喜歡滔滔不絕的把他聽來的談話反覆談論。可是他聽來的談話又是那麼多。郭文，穿了一身「龐嗶嘰」西裝，是一位馬來紳

士，他有一位遠房親戚是某州的首席部長，還有警察總監斯托拉特先生，這幾個人裝滿了一車。

克萊克維爾是好說廢話的：「我們快到了，轉過灣去就是。希望開車的司機認識路。唉！唉！停住，停住！」

有加利樹走完了，那邊是一個廢棄了的膠園，凌亂的多節橡樹的那邊，現露出密密層層的阿答（註）屋頂，和集中營四角的瞭望塔。周圍有三層鐵絲網圍繞着。有四個滿臉笑容的穿卡其制服的馬打，費力的打開了那沉重的大門，汽車隊便魚貫的駛進集中營裏。

人們下了汽車，在抖着他們那因為汗濕粘在屁股上的褲子。克萊克維爾向前走了幾步，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讚不絕口的誇示那些被拘留人們所享受的良好空氣。

「這地方多好！」他興奮的說。「風景多好。我自己都願意住在這兒。你不願意嗎，先生？」

這句話是衝着包先生說的，包先生張着大嘴，說：

「是的，是的，是的！」他在興奮的笑着克萊克維爾先生的幽默，他的眼鏡裏突然閃出了一種驚懼，……（克萊克維爾先生是像那些英國的統治者們一樣愛微妙的開玩笑，還是他

（註）棕櫚樹葉。

真有意思想有一天要把包先生送來這個好地方呢？)

克萊克維爾又把這句話重覆給莫沙·巴加爵士，莫沙·巴加爵士把他嘴上的手帕拿了下來，後來又塞入口袋。

「早安，先生。」那個華人通譯走過來向克萊克維爾打招呼。「對不起，營長還沒來。你們諸位到的早了一點。請隨我來吧。啊！邢赤克利夫營長來了！」

邢赤克利夫營長早晨巡察之後，又換了一件襯衣，可是也已經濕透了。這個人身高六尺，是一位喝啤酒的豪客，他是最好的一個人。除了盡忠職守，他也永遠未曾忘記那些被拘留的人是人，認為他們當中至少有四份之一是一點錯事沒有做過而被冤屈拘留的。在馬來亞各集中營的營長當中，他是最好的當中的一個。

在一片木頭的磨擦聲中，第二道柵門開了，這一行人步行參觀了辦公室，警察營房和板屋，預備復員的「白籍」犯人是獲准可以白天在這裏工作的。他們編籐籃，做鞋，剪那些圍鐵絲網的鐵絲，用縫衣車縫警察制服。邢赤克利夫在解釋監犯一共分做三種。「黑籍」的一種是死硬派，從來絕對不合作的一批；好鬧事，壞種。他那高嗓門的說話聲音到這裡變小了，成為適合於交談國家大事的窃窃私語的調門：一個星期之前，「黑籍」犯人在監房裏成立了一個新的共黨支部，其中的主持人已經被提出來，單獨囚禁。

「灰色」的是猶疑派，比較老實，比較樂觀。可是那些「白色」的……啊，白籍的！他說：「這些人實在是好人。他們不久就要離開這兒，到太平去復員。」

爲了監視犯人，他們當中都安置有警察眼線。「可是大致說來，諸位先生，這一營還好。拘留的人，你們諸位知道，其實並不是監犯。有很多被扣留在這兒，其實只是預防性質的，……嗯……」他一眼看到克萊克維爾的怒目，話沒說完就停止了。「我們實在是盡了力量幫助他們的。」忽然靈機一動，他那雙藍色的眼睛發潮了，就開始了他那段最得意的故事，那個犯人自動回營的故事。

「這個可憐的老頭兒，我們叫他老祖父，……是去年，一個大搜查的時候，人們把他送進來的，……我相信他連一個蒼蠅都沒有打死過，……他被捉來的時候，穿得很破爛。我那時候就認爲兩年期滿之後，他一定是釋放的，只要審查委員會再把他的案子重新考慮一下就行。我們准許他在我們的花園裏走走，拔拔野草。」麥姆（註）很可憐他。好啦。有一天，他病了，病得很厲害，哼哼唧唧的直哭直叫，肚子疼。我們就把他送到醫院去了；他們給他割了盲腸，割的很快。好啦，老祖父動了手術以後，兩個星期不能下床。派去監視他的馬打調回這兒來了，因爲我們的人手不夠，後來一直沒有派別人去替防。醫院方面忘了他是犯人，

（註）「麥姆」與「端」是稱呼歐洲女人與男人的尊稱。

有一天早晨就叫他出院了，事後也沒打電話通知我們。所以，老祖父一個人在外面，成了一個自由自在的人了。我們不知道他已經出院了，也許要等上幾個星期我們才想起來問醫院這個人怎麼樣了。」

那赤克利夫四下看了看，很滿意大家對於他的傾聽。

「後來有一天，我們吃早點的時候，守大門的馬打進來找我。說外邊有一個人要進來。他說他從前一天下午就在外面等着了，他們把他趕走過兩次，可是趕走了他又回來。說是他本來住在這兒，要求放他進來。……你們諸位想想看：要求進入集中營來？……所以我就親自跟了那個馬打去看，到了大門，原來鐵絲網外邊，高興得直掉眼淚，跪在大路上的那個人是誰呢？那個老祖父。他是從醫院裏步行來的，他看見了我，就高興得這個樣子！……嘴裏老是說着：『這就是我的家。我沒有別的地方去。我就住在這兒。』他這樣跟那些看門的警察說。我的天，我准許他回來他反而高興的！」他又四下看了看，點着頭，莊嚴的說：「他們有不少人是覺得住在集中營裏比外面更愜意，更安全的。」

視察團的委員們是站在監犯們工作的案几之間的。莫沙爵士，笑容可掬，好像是準備讓人照像，他低下頭去在欣賞一架縫紉機，可是找不出話來說。郭文站在後面，擦着他的眼睛，正在看阿答屋的頂蓬。包先生唯唯是是的點着頭，嘴裏呢喃着「家，是的，甜蜜的家，

……「因為他正在得意，得意的不假。不是有許多列在「灰色」或「黑籍」的監犯的財產正在由他保管嗎？這當然是包先生的得意的時候，替他那些被關在鐵絲網後面的朋友們保管財產，這幾位朋友當初曾經是有錢的樹膠園或柚木林的所有人，因為向遊擊隊出錢納捐而犯了罪。他們說他們所以如此是出於不得已，可是沒有用，他們說假如他們拒絕納捐，他們就將遭遇埋伏襲擊，或者碎屍萬段。包先生的這幾位朋友沒有一個升入「白籍」的，他非常高興。

那是廚房，那是「灰色」者的營房；那邊的茅寮每隔一丈遠有兩層鐵絲網圍着，是監犯們每月可以同他們的妻子聚會一次的地方。他們彼此交談着，笑得前仰後合。後來就是「黑籍」，那裏是三層鐵絲網；那是監房，茅寮，彼此之間又有鐵絲網隔離着。沒有樹，沒有樹蔭，只有寂靜。

「他們有書看嗎？」郭文問。

「沒有」，邢赤克利夫說。「這很難。他們能看什麼書呢？大多數都不認識字。」他趕緊補充說。

視察團在外面走過，監犯們從鐵絲網後面往外面看。這一部份全是監犯。他們穿着卡其短褲，沒有襯衫。

「他們身體很好，非常好。」邢赤克利夫說。「醫生每一個月來一次。」

那是檢查部，在這部門工作的是華籍姑娘們，笑容可掬的拆閱着監犯們的來往信件，翻譯內容。那是會計部，監犯們的零錢都有登記，包括他們每天的零用，以及他們的家屬送來給他們的錢。後來就了了草草參觀了「灰色」男人監房的其餘部份，穿過了三層鐵絲網，最後來到了婦女與兒童部。包先生與莫沙爵士都疲倦了，可是邢赤克利夫沒有注意到這個。他高興的轉過臉來對着那些參觀的人員，忽然指着前面，最後的一排鐵絲網：「我想我們的監犯要給你們諸位開一個小小的歡迎會。」說着，他用手指着那營裏的小孩子們，仔仔細細的照身量大小分成了三排，把手揚到額前，喊着「塔白！塔白！」（註）喊得十分高興。邢赤克利夫十分得意：「我們有一百五十四名兒童，包括嬰兒在內，你們諸位在哪兒也看不見這麼健康的兒童。」

邢赤克利夫把大家帶到他自己的那幢不大的小洋房裏，那幢房是在外圍的鐵絲網裏面，另有自己的藩籬，有一個相當大的花園，花園裏養着鵝，雞，還有一頭火雞。門前長着那到處可見的開紅花黃花的曇華，有兩個經過挑選的良好的青年監犯在割着草。一個第三名監犯幫忙廚師端酒水，托着托盤光着腳板在地上走來走去。克萊克維爾拿不定主意他是否喜歡這種放任，在心裏記下了邢赤克利夫是又變得過於慈祥了。包先生是以爲這是冒險的。

（註）「歡迎」的意思。問候語。

「他們可能暗殺你，」他說，高聲的大笑着。這使得那克利夫記起了那隻火雞是他送的。

「諸位，在我們走以前，有什麼問題沒有？」克萊克維爾問道。大家都有了冰啤酒與鮮菓汁，在飲着。克萊克維爾把身子仰到後面，和顏悅色的似乎是在說：「我相信你們對於我們的辦法找不出什麼錯處。我們對於這些人是盡了我們的能力善待他們的。」

莫沙爵士想要知道男女監犯以及兒童們的確實數字，把它們記在一本棧色紋皮的日記簿上。包先生主張把守衛警察增加三倍。他同時主張應該叫那些監犯多做點事。

郭文問道：「那克利夫先生，請你告訴我，把監犯分成白、灰、黑三種是誰的決定？根據什麼決定的？是否根據他們在警裏的案情記錄，或警察報告？」

這個問題把視察團的無異議的坦途給開掘了一個大洞，克萊克維爾跳了起來。

「我認為這不是那克利夫份內所能管的事，」他說。「這是覆審委員會的事。監犯們每兩年都有一次正式的機會可以向覆審委員會提出上訴，要求覆審他們的案件。」

郭文向他點了點頭。

「我知道，可是這並不是我所問的問題。他們向覆審委員會提出上訴的時候，他們是不許提供証人的。一切但憑警察對於他們所做的報告以及他們以前的案情記錄。據我所知道的，他們有很多人被拘留的唯一理由是『如果』讓他們逍遙自由，他們就『可能』搗亂。在

網急法令之下，只要有嫌疑就可以被拘留的。所以，我想知道一下，邢赤克利夫營長或者任何其他人士是否能够在這些被拘留的人，……住在集中營的時候，蒐集一點情報，幫助他們洗脫自己。他把他們分成白、灰、黑這三個等級是憑什麼？」

邢赤克利夫用一種帶了懇求的眼光望了克萊克維爾一眼，後來，好像是好心反而受到譴責似的，鼓起勇氣說道：

「郭文先生，我可以告訴你。你問到我這一點，這正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向其他的人都看了一眼。「他們從別處送到這裏來的時候，是根本沒有連同案情紀錄一塊兒送來的。案卷都在警察總部。我對於他們毫無所知，除了有人告訴我誰頂壞，誰還不太壞。他們以前的情形跟我沒有一點關係。他們有一天送到這兒來了，我的工作就從這一天開始。我必須要自己甄別，我就盡我可能的方法來進行甄別。……」

「你的方法是……？」郭文插嘴道。

邢赤克利夫又向克萊克維爾送了一個哀懇的眼光，可是毫無反應。克萊克維爾拚命的吸着煙；於是，邢赤克利夫繼續道：

「這要看情形。如果他們有禮貌，他們行禮，有笑容，稱呼我端，稱呼我先生，在我巡營的時候；如果通譯告訴我，他們說自己『高興』，那我就把他們列入白籍。可是如果他們

脾氣壞，討厭，不回答我的問題，不笑，那他們就留在黑籍。好啦，這還不算公平嗎？」說着，他向每個人都看了一眼，尋求這些人的贊同。他那無光的藍眼睛背叛了他心裏的苦惱，這是一顆善良的心受到了拂逆，在不知不覺中落入陷阱，他明知這方法不對，可是堅持他的立場。他的眼光好像在問：你們如果處在我的地位又當如何呢？你們能另有方法嗎？我不懂他們的語言。我不認識這些人。沒有人告訴我怎麼樣做。除了根據他們的品行良窳，以及當我巡視他們的時候他們的態度是否和善，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呢？品行是否良窳不是任何監獄中的標準嗎？

此外沒有別的問題了，這一行人又按照他們來時的秩序回到他們那些烏光發亮的事上。

※

崔大狗把那塊山東綢鋪在斯托拉太太留給他的紙樣子上了。斯托拉太太前一天晚上急急忙忙把這塊山東綢料子拿了來。「裁縫，我這件衣服要後日做好。最好是你馬上就動手吧，別的工作都放下。」崔大狗陪着笑臉說：「可以，麥姆，可以。」於是，斯托拉太太上樓去看營長太太了，過了一會，營長太太也到了崔大狗做工的房裏。

「那件衣服一定要準時做好，」營長太太說着，用手指着崔大狗。「不然的話，我就不再喜歡你，你回集中營去。」她裝做十分嚴厲的樣子。崔大狗肩膀一縮，裝做卑屈恐懼的樣

※

子，陪着笑臉，表示他知道營長太太的話是開玩笑。

③「O.K.，麥姆，O.K.，麥姆，我做，我做。」崔大狗自從當了裁縫，專給住在城裏的軍官太太們做衣服，他已經學會了不少英文。所有的太太們都需要做衣服，可是到星加坡去做衣服買衣服都麻煩，而且從星加坡到馬來亞來過海關的時候，新衣服還要上稅。當然，海關職員是不敢搜查汽車的，而且自己駕駛汽車，把車子放行李的地方裝滿了酒跟衣服，大聲的喊一聲：「沒有報關的東西！」差不多是永遠可以通行無阻的。可是也有危險。比如，克萊克維爾太太有一天帶了六瓶威士忌酒沒有報關就被查出了。那馬來海關職員，不管克萊克維爾太太發不發脾氣，一定要看放行李的地方。從此以後，城裏頭所有的太太們就都小心起來了。她們把新衣服穿在身上，每一次只帶一件。新鞋子在腳上，把鞋底故意弄髒。這些事都很麻煩而且討厭。

崔大狗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由「黑籍」升到「灰籍」，「白籍」，營長太太發現了他。她打電話給她的朋友們。高興的叫了起來：「這是一個發現，親愛的！他做衣服很快。他還能做襯衫呀！我們的老爺們也方便了。又便宜。我給他在我的房子樓底下放了一架縫紉機，這樣，他做事的時候我還可以監視他。」崔大狗於是出了集中營，得到了半自由。當然，他做的衣服收費是不能希望多過一個普通裁縫索價的半數的。「真是一個發現！」營

長太太說。崔大狗甚至還有工資給她另外做一點小東西是完全不收費的。「哎呀，親愛的！」營長太太說，「他如果獲釋出獄，那我可倒不知道怎麼辦了！」因為他既然以替警察跟城裏的太太們做衣服而證明已經不是共產黨，崔大狗的獲釋也是定然無疑的了。

崔大狗笑着展開那件綢料，用別針別在紙樣子上，小心謹慎的沿着邊剪開，一邊在想着將來，他現在既然已經跟警察當局處得很好，他怎麼樣才進行他自己的真正工作，組織。這應該很容易；比他在集中營的時候容易。他學習了那麼多。從這裏他可以到太平的改造營去。崔大狗想着太平，心裏就高興。他不必再為吃飯發愁，……一日三餐要由政府供給他。吃的東西，又好又多，就是比他真正恢復自由都好。而且在太平，還有別的東西：有的玩，有書看，……以後他應該再回到這裏來，由那些警察太太們幫助，他可以租一間小舖子，如果可能的話，開在兵營的旁邊。他可以在那裏替那些太太們工作。不久以後，那些太太不滿意大熱天出來，她們要叫他到她們家裏去，在她們家裏試她們的衣服。這個他是願意做的，因為他將可以在那些鐵絲網圍繞着的禁區，兵營，裏邊走動，他的眼睛耳朵就可以大有用處了。崔大狗是個聰明人。

他又想到那個「黑」區，阿孟遭受暗殺的事件被發現以後，他在那裏邊住過六個月。膠園經理叫來警察，把那個鐵絲網圍繞着的村子包圍起來，挨門挨戶搜查，訊問了所有割膠

的工人。最後有一半人都被帶走了。一定是消息走漏了，因為崔大狗也跟那些被冤屈的人一塊帶走了。後來有幾個釋放了，可是崔大狗也是不明白有沒有嫌疑是怎麼樣辨別的；好像是全無標準。比如說，那個負責收捐的女孩子，她曾經把阿孟的屍首上蓋着的布拉開，她倒釋放了，現在已經到裏邊去。可是阿牛一家人倒全被扣留，崔大狗自己覺得好笑，他很高興阿牛這個傢伙，脾氣又乖僻，又不愛說話，給組織出錢又吝嗇，終於被關入「黑籍」，現在仍在「黑籍」，也許永遠出不了那個「黑」區。崔大狗想：「他的頭腦不夠靈活。」崔大狗的頭腦是靈活的。他沒費多少時間就發現所有那些看守監牢的人都是需要他俯首貼耳聽話的。這就是重獲自由的法寶，沒有別的妙法。崔大狗知道他自己已是民運中的有用人材。個強沒有用處。拍馬屁，和氣，低聲下氣，俯首貼耳，崔大狗就由「黑」而「灰」，由「灰」而「白」。他重操舊業當了裁縫，因為他年青的時候在裁縫店當過學徒，有一個時期他給裏邊的人做過制服。

這個手藝現在是無價之寶，因為他現在已經身在第三層鐵絲網外，在營長本人的洋房裏，那個白種人端老爺的家裏，他的眼界大開，現在是給統治者的太太們做衣服了。他禁不住要笑，他一邊裁那件綢料，笑聲就一小聲一小聲的溜出來了。

「裁縫！你在哪兒，裁縫？」這是那赤克利夫太太叫的聲音。

「在這兒，麥姆，在這兒！」崔大狗也在叫着。

鞠躬如也，陪着笑臉，高高興興的，崔大狗趕緊跑出去迎接另一位白種太太，她抱着一堆做外衣的布料與絲料。

※

※

※

飢餓是沒有苦疼的盼望，一種無能爲力的需要，像熱氣一樣上昇着，在膠園的無盡無休的橡樹中跳舞着。可是阿牛跟他一家人所最怕的是渴。不是口渴，而是全身都渴，腸子在絞，絞得焚燒起來的時候就上昇到嘴裏。渴使眼前所看見的東西在跳舞，跳得像泉水一樣噴出清亮的小水珠，眼睛上面是一塊板眼許多令人頭暈的黑點，烏金的顏色，在轉，慢慢的轉。渴是一種可怕的兇狠的敵人，它永遠等在你旁邊，隨時把那往桶裡流的不能喝的白乳色膠液變成可愛的甜水。

這一家人，從早晨六點出去割膠，下午兩點才回來，沒有吃的東西，也沒有喝的東西，只有一小瓶水，而且馬打還要常常嚙嚙瓶裏的水看有沒有加糖，因爲加糖是不許可的。可是有些割膠工人還是有時加了糖，是爲了給小孩子喝的，他們被抓到了。

阿牛肚餓，口渴，他的妻子兒女也是一樣，可是他沒有因爲這個做過錯事。他從來也沒有帶過糖或者米。可是他仍然關進集中營了。「這不公平，」他想，「這不公平。」可是他

的麻木了的思想，想不了更遠。他不再担心牛嫂跟孩子們，因為他知道他們也是住在鐵絲網後面，在一塊。

「黑」區的阿答屋外面在下着雨，雨水沿着屋腳的木樁周圍流成無數彎彎曲曲流着又黃又紅的泥水的小水溝。在這「黑」區裏面，犯人們是不像「灰」區或「白」區那裏一樣彼此可以談話的。不下雨的時候他們打石頭，担沙土。下雨的時候，他們分別關在自己的監房裏，馬打在房外的木頂走廊上走來走去，從門上的小鐵窗往裏面張望；可是「黑」區裏還是到處有新聞，緘默的談話。

就是阿牛，他也學會了一些秘密的訊號與手勢，用手指頭在木板牆上敲打信號，秘密社會的談話方式。扔一塊石頭有一定的意義，打石頭的方式以及用鐵錘打幾下有一定的意義。他們隨時都是用這種方法互相通話的。所以有很多外面發生的事，裏面的弟兄們也都知道。阿牛莫明其妙的知道了這些事，他沒有能力用語言來表示他的思想。他內心裡的思想，像飢餓與渴一樣，是一種把所有的人都彼此連結在一起的東西。現在坐監倒成了一種無法用語言解釋的景況，在這個景況之中人與人之間可以不用語言而明瞭、感覺以及知道彼此的思想和。

外面，雨正在時停時落，好像鼓手在敲鼓；它那無休止的，高音樂曲，隨着雨點落在屋

頂上或者落在泥路上，就改換着音色與聲調。無休止的，不成語句的腔調與聲音，是手在木板上的訊號，是雨點落下來聲音，這樣敲擊着，像是黑而細軟的手指頭敲在大地的鼓皮上。就是雨都在播送着暗號的。

阿牛跟他的同伴們，忍飢受渴在膠林中受罪的時候，膠林裏只有那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白金色液體注入桶裏去，雨是敵人，因為下雨他們就要停止工作，工資的收入就將落空。這就是說要餓得更厲害，肚子裏更兇的絞痛，眼睛前面更多的跳動着的影子，牛嫂更多的長嘆，還有孩子們的哭。有時候如果雨下得不大，他們就不停工，等着雨下完，從樹葉底下仰望着天，張着嘴，喝那從樹葉上掉下來的雨水。

那個面容憔悴的青年人，左肩上刺着一隻虎紋圖案的是「黑」區裏流通着的情報的祕密泉源，他把大家結成了團體；這個憔悴的青年上星期被六個帶槍的警察押走了。是他身上刺的虎害了他，也救了他；他走了以後，那無言的鼓聲——三合板牆與石頭上的細碎敲擊聲——報告說他已經為弟兄贖出，現在驅逐出境，送往他的故鄉了。

這個有三層鐵絲網包圍着的籠子裏的人們，在一種可怕的寂靜中，如今要從「黑」區的內層中選舉出一個新的領袖。這個選舉不需要像在鐵絲網外一樣要集合開會，可是每個人仍然都要投票。阿牛沒有看見過那個預定的新領袖，可是他知道他。白種人都非常怕他，所以

從來不准許他出來，已經兩個月了，他是住在一百英里以外的那個叫做特別營的另外一個集中營。阿牛在雨停之後要像其他的人一樣選舉他，因為雨的鼓聲太高太大，別的談話就聽不見了。

「這是一隻好打架的狗，一隻真正的劣狗。」營長指着阿牛說。這是那天早晨下雨以前，阿牛正在打石頭，營長領着視察團，視察團像狗尾巴一樣，跟在他後面，營長故意把他的手杖舉起，好像要阿牛的肩上輕輕的敲一下。可是當然他不會打的，誰都知道營長從來沒有打過犯人，視察團的委員們不約而同的笑了。阿牛連頭都沒有抬，他的臉上是像平常一樣毫無表情。他不笑。「這不公平，」他想，「這不公平。」他心裏知道這不公平，這種心理就使他失却了任何表情，不笑不看，故此他所受的不公平也就不能減輕。阿牛已經學會了「黑」區中的秘密訊號可以用來跟別人互通情報，可是他永遠學不會那種「語言」，鐵絲網外面的人誰都會這種「語言」以使生活更加柔和綿軟，正像一般殺人兇犯要把身上塗上厚油以免被他們的屠殺對象不期然抓獲一樣：微笑與殷勤的「語言」。

因此，崔大狗雖然殺了人，可是他現在在「白籍」；馮吉雖然給裏面的人運送了那麼多糧食，可是他現在在改造營；阿牛一點錯事沒做過，可是不會笑，所以住在「黑」區，傾聽雨聲。



4. 3. 2. 1.

到重慶去 (Destination Chungking)
戀 容 帝

漢素音女士著作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新馬文藝叢書

李汝琳主編

餐風飲露

(上册)

漢素音著

李星可譯

青年書局印行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363號

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0001—2000

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二次印刷

2001—5000

定價叻幣一元二角



售 ST \$1.20